

寄園寄所寄

寄園寄所寄卷五

漸岸趙吉士恒夫軒

受業

張曾裕昆貽
江閏辰六

全

姪

道元
孫繼揆

校訂

滅燭寄

鬼

恠

異

人妖

虎

雷

墳

寄園主人曰天地間理之所無事之所有可勝道哉神禹鑄鼎象物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立意何遠也抵掌閒談似乎極不着已矣而倉卒相遭用能預爲之地卽或不然寧滅吾燭羞與魍魎爭光庶不致爲中散所哂

流燭奇

見

長日喜聽鄉人說鬼坡仙逸致耳。未能事人。先
畏冥漠。不可憑之事。吾未見有當也。然必曰當
續千里無鬼論。不亦執歟。

金大節者。海鹽人。洪武初爲鄉老人。例隨計吏入覲。侵
曉出門。欲登厠。有鬼自厠中出。指大節曰。此人好個金
肚皮。忽不見。時功令甚嚴。大節怖曰。此行必腰斬矣。既
入朝。應對稱旨。擢知府。果腰金。碧里雜存。

志怪錄云。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有一鐵匠役罷歸。
過嶽王廟側。遇一故鐵匠。悟其已死。唾罵之。鬼大怒。與
奇聞室所寄卷上

相撲。忽公前驅至。鬼挽之同匿河濱。牢不可脫。曰。吾何
故見徐相公。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
鬼隨出。匠兩手作虛抱勢。曰。鬼在此。鬼作聲云。此人負
我錢三百六十文。今必還我。問匠果有之。乃謂之曰。鐵
匠既負汝錢。吾追還汝。可放之。鬼卽應聲而滅。匠焚錐
以酬。已而平安。汝異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子公。視屯
田於江。未至全椒五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目
識之。既而失其一。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未一人蓬頭跣
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名小
羊。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曰。無有。沈叱使出。忽不
見。急索之不得。沈大駭。流汗。輭廁交作。縣官問疾。沈語

之故。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爲弟所殺。非及其子。景字下爲小。祥字効爲羊。殆爲是耶。沈執其弟。一訊卽服。乃知小羊卽景祥乳名也。策書初編

于肅愍公爲諸生時。忽牕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中卽揮筆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公若自誌其生平者。鬼悲躍而去。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堯山堂外紀

妣某者。海寧衛前所軍士。景泰初。鄧茂七反於台州。從征。戰敗。積屍下。夜半見燈火熒煌。訶道而至。乃一神官也。據部點名。驗屍。至。妣曰。此人乃板閘數內。不應死此。遂去。天明迷回。後十餘年。運糧至淮安板閘。墮水死。東穀雜錄

海鹽翁學訓嚴之。壽昌人。官貧齋冷。首霜自北。未嘗與
寒。主計束修。一日獨坐。忽怪風起牖下。出步庭外。則階
草不動。入室復然。心怪之。疑牖下有異。是夜夢一婦人
自稱前訓樊某妾。爲悍妻所殺。葬此。今已訟之冥司。冤
白矣。乞爲我改葬。明日命僮僕向風所起牖下。持鋤鏝
穿砌土三尺許。得兩缸合一婦人屍。顏色如生。因詢齋
役。皆說果有殺妾事。當捶扑時。號楚聲達外。人盡聞。第
未知埋處爾。翁遂具棺殮葬之郊外。夜復夢此婦來謝。
未幾聞樊死。其子某新舉孝廉亦死。而悍妻窮老無所
倚亦死。見只編

弘治癸未春。錫山民蔣容。往惠山焚香。還半途。會大風。

雨晚黑咫尺莫辨。客度不能前。村荒墓寄宿焉。忽夜半聞林外一人呼吳照云。前村施斛可偕往乎。林間一人應曰。有善人假宿於此。不得行矣。翌早。容拜塚而去。質諸左右。是塚卽吳照所瘞也。野記

胡敬齋嘗夜行山曲間。後有鬼呼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不答。鬼復笑曰。我替先生對。月明無伴路休行。公不顧。鬼亦不見。堯山堂外紀

湯胤績爲參軍守邊戰死。後數月。口外某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至。騶從甚衆。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視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俟其起。開戶寂然無人。但見壁

新開寄所寄朱五

嚴謝詩

間爾詩。未有血汚遊魂歸不得。當年空築望鄉臺之句。始知爲亂續云。堯山堂外紀

朝邑嚴御史天祥。令絳縣時。道經傳說祠。嘗入瞻拜。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憇其厠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邀公。嚴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然不敢詰。漫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俟我異日爲御史乃往。言訖而寐。頃之寤驚。告左右以爲夢。左右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默然。嘉靖己酉。徵拜御史。病卒。陝西通志

嘉靖間。費文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者。題棟柱曰。我

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何用苦勞心。公驚視之。俄不見。涉異志

逾王晚抱異疾。不能親女色。後宮中往往有抑鬱致死者。今汕橋門外官人斜。卽群姬埋香處。每陰寒晦黑。過者聞紅愁綠慘之聲。近有少年子乘醉踰門。迷入空宮。經素香亭下。睹一美人霓裳練袂。倚闌而歌曰。明月滿空墀。梧桐落如雨。涼颼襲人衣。不知秋幾許。歌竟杳然不見。哀黍離編

順治七年。蘭州猗賊反。浮橋被焚。總督孟喬芳勦之。敗死於河者無算。橋尋修成。夜有群鬼從河中出。援纜鎖上橋。守兵射之。不能退。鎖轟然中斷。橋乘流而下。鎖有

飛十餘里者。追二十里。止於中灘。旋拽還故處。鬼爭如前。芳以河燈五千盞祭之。乃止。陝西通志

有人泊舟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沙際吟曰。墮江三十年。浪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沁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遂失所在。志怪錄

陸侍御龍其龍官後。授徒於洞庭席氏。一日方午假寢。傳椒山公來拜。賓主禮畢。言一事煩至敝衙門對理。覺而訝之。次早吏又來促。侍御隨之往。毀宇鬼戕。扈從森列。立侍御於堂曰。馬某告公得贖十二金。有乎。侍御曰。有之。若繫縲絏。因問世交子。爲之保出囹圄。若甘酬謝。

原缺

滅燭奇

忙

怪聖人所不語也。何錄焉。然而石言於晉有聲如斗左氏不云乎。魃魃魃。魃魃之於鼎。獨何忘。歟。剪燭傾觴。請以眼見耳聞爲君說。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姑蘇劉昌自諸縣赴汝州。見一物於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薄雲間。蜿蜒如罔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許。久

寄圓寄所寄卷五

之始滅。人皆言龍鬬云。

愚竊竄擬

天順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灑然。視屏上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前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隸逐之去。衆奔散。或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後發解時。嘗聽譽卜。有人曰。中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十謙望刀眼。後皆驗。四本堂座右編

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寸餘。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珍藏焉。菽園雜記

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曰。與隣家碌礪。皆相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鬪。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鬪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以白沉於污池中。以碌礪墜沒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碌礪與白復鬪於池邊。池上麥苗俱壞。鬪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硃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馬氏日鈔

總兵石亨嘗西征。振旅還京。舟次綏德河中。天曉。聞一女子泝流啼哭呼救。軍士拯之。容貌妍麗。詢姓名。桂芳。亦也。已受同里尹氏聘。以尹家衰替。父母逼改醮。不從。赴水。亨曰。欲歸寧乎。欲爲吾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也。亨納之。裁剪補綴。烹飪燔竈。無不如其絕。亨甚愛幸。儿

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一日兵部尚書子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於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欲出。亨命侍婢督行。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怒拔劍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云。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古桂。竊日月精華。得成人類耳。于公棟梁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野記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蕭婦人。空轎也。婿家疑爲所賺。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鞠之。衆証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入門。時吾以昏愒。且有蔽而。

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莽中耳。古人有胭脂靈怪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妄。葢國雜記

白神禹導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幾千年。弘治間壽春荆塗峽。有水怪作孽。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潁間。田廬多浸。商舶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即大浪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視。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之曰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渦河中。迨己巳歲。波渦水。則乾涸通騎矣。相傳又徙於潁水。

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度此物。或卽巫支祈也。
暴談

馮漢居間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襍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睹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牕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狎之。女忙迫截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臥簟下。明視之。乃焦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隣僧庵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斲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川僧云。焦嘗爲怪。惑死數僧矣。庚巳

嘉靖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三舟俱溺。博學彙編

嘉靖四十二年。海鹽縣有海馬萬數。其一大如樓。沿石塘羣行。二十餘里。復入海。響震非常。海鹽縣圖經

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於樹。人頭鳥身。領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道。湧幢小品

江西南豐縣。一佛閣有鬼。人不敢登。徐生素不檢。朋輩與約。日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罰。及暮。生醉而登。一更後。果有數鬼入牖。方上梁。許圖寄所寄卷五

生大呼擊之。鬼出牆去。生覘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中。私識之而臥。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醪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無鬼矣。楷記室

萬曆十六年。平湖旱。饑死無算。秋有白龍騰海上。紅光半天。空中遙見龍首下垂。鱗甲奮張。晃晃若磨銀兩角。間有金冠紫衣。仗劍立者。其神長尺許。雲水騰沸。咫尺晦冥。龍忽戲吐頰下珠。光芒團圞。大如斗。粲粲一似中秋月。頃之遂收。約在菴院前水中央。東湖水盡涸。儒學前樓屋石坊俱壞。空中搜人舟而騰。有不知去向者。平

深水縣土名白龍塘。萬曆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有龍在塘中吸水。全身皆現。傷有瓦屋一所。本日被風揭去。無踪。又有一小舟。從空而墜。傷死二命。先曾祖日記

萬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氣如龍。亦如犬。長竟天。其光下掃地。及拂人面。皆驚倒。良久方滅。考天官書。以爲天狗星見。掃民間地。次年果赤旱數千里。民至採榆皮。買豚餅充食。人多餓死。又繼之以大疫。死者益無算。甚至有滅門者。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鄉村灌莽極目。劉臬司有詩云。文武衣冠凋喪盡。鄉村第宅空閑多。行人強半皆衰經。驛路頻看長薜蘿。讀之傷心隕淚。崇禎庚辰正月十四日。下雪七晝夜。

溪二尺餘。是年。檄郡大饑。婺山忽產石屑。軟而黃。土人掘以爲餐。名曰。觀音粉。食而斃者十之二三。然賴以存活甚衆。秋成後。石屑亦化烏有。釋史

萬曆戊戌。副將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沉香一段。把玩良久。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於倭。載屍歸。失其首。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龍。四本

堂本右編

占曰。鼠無故皆夜去。則邑有兵。唐武德元年。李密王世充。隔洛相拒。密營中鼠一夕渡水。嘉靖時。有羣鼠銜渡。萬曆戊午巳未。江北有方鼠千萬。銜尾渡江南。蘆麥盡。

爲所咋。其鼠頭方尾長。天啓時。田鼠糾結如梓。蔽江入蘆葦。根苗立盡。張養默言短尾方喙。小於鼠而足方長。崇禎壬午鼠渡江。物理小識

天啓六年五月朔。人見都城隍廟唱名。後宰門大神廟。紅毬滾出。前門城樓角。有數千螢火。忽併合如車輪。至初六日巳時。王恭厥災。震初作。乾清宮御案皆碎。建極殿飛瓦殺人。御史何廷樞。潘雲翌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自順城門街北至刑部街。盡爲塵粉。有女人衣飾盡而身存。有同伴頭去。比肩無恙。有從空墜人頭。及鬚髮耳鼻。大木遠落。密雲石獅擲出城外。衣服掛於西山樹杪。銀錢器皿。飄至昌平閱武場中。續史

天啓六年。欽天監周司曆奏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雷。從東北艮位上行。至西南有雲氣障天。占曰。地鳴。天下兵起相攻。婦寺大亂。地中洶洶有聲。凶邑之凶象也。魏忠賢聞知。以爲妖言惑衆。傳旨杖一百。立刻打死。初六日後宰門火神廟。天未明。聞殿內吹打粗細樂。三疊畢。火毬從殿中山。騰空而上。又海岱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颺颺行動。若將下殿。忙拈香跪告。火神竟走。廟祝抱住不覺失手。火神走去。此時巳巳牌。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遠遠從東北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宕。忽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物平沉。僵尸層疊。穢氣薰天。頃必大開學。師徒三十餘人。一响後。踪

跡俱無。顧閣老小夫人單衫走出街心。顧從閣裏出。親自扶回。宜府楊總兵行至弘寺街。隨從一共七人。連人和馬俱陷入地。跡影俱無。承恩寺街有女轎八乘。經過震後。轎俱打壞。女子轎六都不見。有州吏目弟在街與相識六人拜揖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竟無恙。時天啓在乾清宮進膳。殿震。奔交泰殿。內官死者死。走者走。只一近侍扶行。爲建極殿飛瓦打得腦漿迸出。解紳傷者甚多。壓死家眷。不記其數。客中閒集

鳳陵未災前。有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尋聞號泣聲。乃集數十人。持杖入。惟二大踉蹌走。無何寇至。崇禎九年。曲阜縣孔子廟聖像。兩目流淚如汗。

三日夜。十四年。嘉興城聲振如裂。時稱城愁。十五年十一月。黃梅孔隴鎮地藏目出淚。一縷循鼻而下。拭而復出。十二月二十三日。城陷。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十六年癸未。黃州城南門哭。五日止。十七年南京孝陵夜哭。經史

崇禎十六年春。京營巡捕軍。夜宿碁盤街西。更初定。一老人囑曰。夜半子分有婦人縞素涕泣。自西至東。勿令過。過者厄不淺。雞鳴則免。以吾土地。故以告也。夜半婦果至。軍如所戒不聽。五鼓前。偶熟睡。婦折而東。旋返。蹴暹者醒之曰。我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此方。若何聽老人言阻我。災及汝首。言畢不見。暹者懼。奔歸。告家人。

言未終仆地死。大疫作。

壬午閏耶報奉先殿賜吻。忽落地作披髮鬼。哭出宮。羣臣共見。又周后宮中忽傳云接駕。因其袍笏伺之。見幽簿嚴肅及近前。乃一老年女人。舊閣云此李太后也。爲神宗生母。良久寂然。座右編

元史於燕都建宮殿時掘地。見赤頭蟲無萬數。術者曰。將來代國家者此物也。崇禎壬午年。皇極賜吻出烟。近察之。乃細赤蠓。如是飛者三日。癸未孟冬。享太廟。衛士夜驚。有黑物如牛。高數丈。自午門奔端門出。此是黑龍而赤蟲。則從古未有也。物理小識

崇禎戊辰夏。陽城縣西隅民家。見一龍頭。面如羊。俯其

青園寄所寄卷五
庭甕中飲水。飲訖。乘霧上升。形漸長大。將近屋脊。偶隣
居一婦登樓眺之。時婦新產。龍見其婦。蜿蜒不能去。垂
首簷際者數刻。忽大雷一聲。火光耀熠。始入雲際。語云
龍忌產婦信然。蘇源

江夏悟真寺僧元仁。秋夕月朗。閒步山門。聞誦華嚴經
聲不絕。元仁聽之。未得所在。悵然歸。次日令諸徒復詣
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卽以曳杖書記。翌旦啓壤。乃一
石甕。皮肉悉腐。獨唇舌鮮潤。元仁持歸。以石匣韞之。外
護蒙穰。置於廡廊。至夜經聲如故。觀之者以億計。未旬
月。爲客僧竊之去。西樵野記

康熙辛酉。江南造船。取木園林丘壠。皆不能保。蘇松道

方爲棟。伐陽羨善卷洞前木。一夕道人夢七男子。告詒方公。倘緩至某日。緣盡當徙。方公不肯。促工人斲之。血出直射木工死。根杪鳴有聲。已伐六株。而撫軍檄至。戒勿伐善卷樹。已晚矣。方君驚悸。病作。數日卒。又順治初。浙閩新設總督。遼陽陳公錦赴任。擬駐衢州府。無署。有司改舊署爲之。旁有廟樹。併毀以拓其基。旣而總督蒞任。方小操觀射。而廳側。幸不壓死。又明年。有祟。忽然而撤其堂柱。抽其梁。移其石條。戢而又如故。有女年十五。祟曰。吾覩其魂。女果亡。總督驚怖。遂移署。後提師入閩。爲部卒所刺。敕賜贈兵部尚書。建祠於京東門外。

小史

汝陽有異物。據鐵墟村民家二少婦。始來欲淫其長婦。長婦不從。卽縊婦死。故二少婦懼從焉。凡二少婦所欲。咄嗟可辦。其家以聞。其令樂公。公遣卒往捕。而異物亦爲賓主禮。延款贈金。羣卒急起持之。加縛。忽躍入壁內。公又爲之。密走人天師府。屬以除滌。至半道。文失焉。在者返而文反在。婦家竟無如之何。其物巾服如儒者。輕財樂施。談辨皆捷。有乞貸者。屢給不厭。故貧士多以遊爲具。招之皆至。常曰。天下之怪多矣。諸君皆怪也。而怪名我乎。第手腕以上。不令人見。豈以腕有毛爲猿精乎耳。談

麻城民李承周女。聘劉氏子矣。爲狐所據。其家莫能制。

凡數載。劉氏爲期迎女。狐語其家曰。君家女是男子。何
嫁爲。視之形體。皆男矣。遂着中服。有名字。游行市里。
反與婦淫。里人疑之。與偕謁太和山。冀有神譴。往返無
異。戊子辰。武生毛自龍者。以聞於明府文公。逮至時。
觀者麇集。男子與二三人來。不知爲誰。尚從容談笑。入
衙門。始曰。田二哥。今日不祥。及庭見。公令人視其私。遂
不能變。仍是女子。公怒。置獄中。狐猶於獄中庇女無形。
而勸諸繫囚及司園扉者。無賴。竟得釋出。女後改適山
中民。狐復斃其所適夫。女歸。狐始不來。全上

宣德中。安福華嚴寺僧。忽於月夜見兩矮男子行吟。其
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鬧喧天。鸞鳳一去無

消息獨坐空堦五百年。其一云。梵語無多語。空門卽菩提。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後頃之。沒入地。循跡掘之。得無舌銅鈴一。銅鉢一云。湧幢小品

京師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冠如六七十歲人來謁。求假其後庭三間。春元始不從。與之爭。聞東嶽甚靈。乃侵晨具香楮往禱。拜未起。已若拋縛於背者。回頭視之。狐亦拜禱在後。大笑。汝禱吾亦禱。東嶽神安能制我。遂不得已。任其居處。間托其家辦酒延客。是日見客。老者少者十餘人畢集。歡呼痛飲。抵暮。送至門外而散。同年有爲侍御者。不信。欲以其威彈壓之。因往拜。談及此。忽從空墜大硯石一片於地。冠額幾碎。乃避去。耳談

房山縣上方山。有寺分上下院。相去不遠。上院封鎖多年。有二惡少。強僧開視之。一無異也。僧曰。是上代相傳。豈無故歟。惡少曰。不過托以惑人耳。余兩人今夕當醉眠其間。是夜果携酒歌呼房中。方就寐。忽房外敲門有聲。兩人以爲僧也。不之理。少頃。其聲剝啄及牕戶。牕戶碎。有黑手大如傘。自外入。兩人奮劍砍之。哀啼聲如山巖崩裂。兩人懼。急奔下院。絨僧汲房。僧曰。誤我矣。達天曙。上院雷震鎗刀聲甫息。登山視之。上院片瓦不存。宿海手抄

官與沈生耕且讀於所居三里外。傍山起灰窰爲射利計。一夕乘月色。携橫笛往窰邊聞衆工。旣至。曰。汝儕良

苦。蓋小歸謀醉。余在此吹笛候也。衆工欣然去。沈吹數
弄。笛音清亮。林鳥齊鳴。忽一怪長數丈。自山下驟至窰
前。沈陡驚。笛墜地。怪從地拾笛與之。沈稍定。知其欲聞
笛也。加意吹新曲。矚之。怪如人坐。至音節轉換處。亦數
點頭。作按拍狀。沈且吹且忖。終防其啖已也。覘窰火正
熾。以足撥鐵鉗向火中。故數墜笛於地。怪數爲拾之。乘
其懈。急以火中鐵刺其足。怪聲震巖谷而去。沈奔歸。將
及舍。則遇衆工來矣。沈述其故。堅阻衆勿往。次日至其
地。蕩爲丘墟。廬舍樹木無一存者。全上

滅燭寄

異

異有別於怪歟曰然草木蟲魚凡反乎常者皆異也豈必殍殍兇惡爲民害哉然旣反乎常矣卽謂之無別於怪也亦宜

自孔子過泰山聞有母哭其子被虎食者以後千餘年未聞有虎至順治十一年州東轉山有虎嗣後恒有虎跡出入無常泰安州志

婺源占田村汪氏僕三十五正耘田忽僵仆昇歸舍尚有微息不敢飲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見十人遙自西來皆道服資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粹着地上加

毆擊。驅令負擔行。至縣。五侯廟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
今導引官。傳旨問來何所需。答曰。行瘟。冠帶者入。復出
曰。候不許。趣令散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呼怒聲。遂
去。入嶽廟。復遭逐。乃從折嶺過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
王廟。復遭叱逐。出徽州。徧求三廟。皆不許。十人皆慘沮
不樂。迤邐至宣州。入一大祠。纔及門。數人出迎。大喜。許
諾。仍敕急足徧報所屬土地。以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
家始。旣至。以所賣物藏竈下。運大木立寨棚於外。若今
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推其膺。卽
仆地。次遇姪僕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仆。凡留兩日。其
徒一人入。報西南火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舉火所

來。張弩射之。卽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旣登陴。則火已熾。焚其棚立盡。各遂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諱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慶新。調廣德軍僉判。訪其事。孟氏乃告者。七月間。合門大疫。自二子始。婢妾二人。招村巫二人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病去。歸家死。孟氏集一戒師。巫併力禳禱。始愈。是歲浙西疫禍不勝計。獨江東無事。袁堅志

世之奇疾。都不可曉。有身漸縮小。卒如小兒者。宋呂紹

謂有忽不識字。數載方復者。松滋令委愚有視直物皆曲者。

絃界尺之類。盡如鉤者。朱時一設逢盧扁。不知何以療

之。說諸

宋鄭清之庶母生。將臨蓐。三日甌鳴。後長爲理宗相。山東成昭其同守。少時甌鳴。戊子巳丑聯捷。梅應小史

甲辰三弟靖士武會試。介祉堂甌鳴三日。後開報。乙

丑中秋。都中寄園甌鳴。厨人驚異。破其甌。四分。俊士

武殿試。報凝鼎元。傳臚。二甲第二。甌鳴大是瑞徵。

朱子廬山北紀行詩。自注云。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

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

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今茅山亦然。不但請燈則見。且

隨請者多少之數。或僅一盞。或倏滿山。應菴隨錄

鬼火。見博物志者曰。燐。戰死。凶處。人馬血漬。年久化

爲燐。燐者着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見。行人觸之者。着

體有光。拂拭之。旋即分散無數。有細吒聲如燭豆。靜坐良久尋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寤。休與歛皆古新安地。歛之北鄉有靈金山。自明初相國李善長爲文餼之版。每年七月刷焚之。火忽一點自山頭起。至千萬點。須臾遍山谷。後版模糊。刊一新者。火不復現。人以舊版刷焚之。火如故。至今土人挈伴往觀焉。余祖居休寧之舊墅。夜出溪干祠前。嘗見燐光現桑園。朱長芳住屋前後。熒熒火焰不定。一夕與三弟靖士今武進士爲納涼祠外。遙見朱屋周圍叢光。燐而且暗。余曰。此燐也。試喝之。當滅。三弟厲聲叱之。如故。余繼之曰。咄。光遂滅。不二年。朱氏一門盡登鬼錄。

今成空地

嘗見幻術孔姓。處之室內。壁外一呼。應聲而至。其室封鍵如故。赤身獨立。兩手擲土。初小漸大。須臾山積。不知土從何來。又一人劉姓。令人鐵椎擊其腹與腎囊。了不煩。或數人持兵刺之。終日不能中。又一人房姓。設楮筆几上。屏圍障之。外焚符陳請。卽聞內筆硯聲。洎啓屏帷。雲烟滿紙。寂然無人。俗皆神之。三人者。皆素狡黠無賴。特借小術。攫人財物。蘇談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門。進之。見石壁有字曰。山爲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

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啼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牕應曰。我在此。神卽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龍興慈記

明侍郎卓敬。微時讀書山中。夜歸。遇暴風雨迷路。遙見林中火。自小院出。敬扣門。一童子曰。即使我候郎君久矣。門額有體玄字。入見老翁坐長明燈下。起相勞苦。敬乞一燭尋歸路。翁笑曰。山中那得燭。有小枯葉。郎君且燎濕衣。敬暗問童子。知其自稱逍遙翁。童子名少孤。敬

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謙進問。翁曰。昔體玄先生居逍遙谷中。吾世業醫。往來中條山。後聞陶隱居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庵庵邊。今亦將還矣。燎衣訖。乞還。翁命少孤牽一牛出。命騎歸。又呼一童少逸曰。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取一僧帽爲贈。敬辭曰。吾志期匡濟天下。翁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敬却之。翁但嘆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篋桶具。及僧家衣鉢耳。乃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而牛甚駛。須臾及門。呼其家人舉火牽牛。忽咆哮化虎而去。比明。尋體玄山居。不可

得。數日後過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古廟。
彷彿雨夜所經行者。壁有滌闢夏日宿西禪院詩。卽東
坡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
主氣記

閩爲宋太宗時人。四百年後猶現仙蹤。余丙戌讀書
靈隱山。山頂有菴。菴僧柱峰。夜擊板念佛警衆。每夜
從樓隙。嘗見燈光數點。僧人指爲虎精。余夜讀聲高。
與虎聲念佛聲相答。柱峰所擊板盡蝕。予易以銅板。
踰夜聲寂然。詢之。云。一黑虎聞銅聲。驚舐其腓。血溢
而仆。又有黃虎若咎黑者。擠之去。得不死。戊午中秋。
同李分虎登巔。光。玩月。柱峰尚有。

余尚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溪林處大相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補組餘勇

海寧胡奎字虛白。寧府教授。嘗歸自江西。泊舟番郡之望湖亭。見亭上石刻東坡黑雲推雨未遮山一絕。次韻和之。書之於壁。忽見一叟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耶。乃爲長揖舉手。不知所在。因以斗南老人自號。列朝詩集

福建布政使朱彰。景泰初。謫爲陝西莊浪驛丞。有西番使臣入貢一猫。道經於驛。彰問猫何異而上貢。使臣云。

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罩於鐵籠。納著空房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猫王也。續已編

張王基。吳郡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忽有三異。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爲天膏。一異也。其根可以爲厨料。置飲食中。盛暑不敗。二異也。一男子陰囊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賈識爲至寶。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絕無。三異也。華典慈記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

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螫皮肉紅腫。方知其適不能
答者。以螫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
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下淚。
明旦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噬也。均爲蟲
噉。而遇不遇耳。笑史

成化丙戌。姑蘇劉昌。自西華抵扶溝。坐堂上。見有若霧
者從東來。著樹并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
鏤甚怪。問與息。此何物。曰。樹架也。因檢玉箱集。有云。冰
凌木架。達官怕。旣而問河南李少保賢。有疾竟卒。懸司
項哉

余戊申蒞任管地。季冬二十六日。署中晨起。見林木

皆白枝柯雕鏤。仰視太空及地。絕無所睹。詢之士人曰。此樹架也。因作樹架記。

成化間。邵陽民王典。手指甲內見紅紋。如線紆曲。每雷雨。輒旋動小苦。典數欲自剔去之。後夢一男子形容甚異。謂典曰。余廼龍也。謫托君體。三日後當去。幸勿訝。至期雷雨大作。自牖出其手。有龍裂甲飛去。陝西統志

成化中。星殞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墮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續已編

金華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悞墮水中。化爲石。取未化者。試如水中。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

與松無異。且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
錄異記

按唐馬自然居延真觀。一夕大雨。颶風。松忽化爲石。
仆地悉皆斷截。大者徑二三尺。尚存松節脂脉。土人
運爲坐具。小如拳者。堪置几案間。余門人王宛先孝
廉。曾於遼東見木化石。其半仍木云。

長山城南樓。洪鐘懸數十年。叩之無聲。萬曆間。令張文
龍。募而遷之城西樓臺。凡七十日。有小兒相博戲。誤擊
鐘有聲。自此大鳴。成化間。大鐘二。盪淮水中。聲竄竄。勢
欲躍起。總兵陳統卽平江伯祭之。一鐘遂上。令懸於朝
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州上。東書。

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亦數易名。惟妖術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藥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山。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遽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京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務攫取財物。所歷幾致激變。江陰諸大家。以舊恨更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鑄銀爲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南之書畫器玩。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搶括殆盡。復以

妖告數十木。命府學諸生手批。屢批不中。實欲得貮。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前。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談少息。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官府救過之不暇。且爲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遣邏卒往捕。時大暑。卒裸其體。遍塗狗血。復囊狗血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地。寓圖

雜記

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手背相粘著。兩面相外。其首

如雀其陰皆雄。

所使山陰丞

正德中韓恭簡寢疾甚篤久之夢一黃衣道士來視以藥數丸啗之曰從此卽愈因贈詩一絕且期十年來視詩曰霸越平吳一燼灰是誰強我下漁磯黃金消盡陶朱象夢繞寒山不得歸自是病漸愈其後復大病自疑前夢爲凶兆促家人爲大歸計一日又夢前道人曰公病尚凶恙再與藥九贈一詩曰天上文星暗不明英雄空自爲蒼生十年戎馬蠻江外墮淚碑高百崦城臨別仍期十年外重來病尋愈恭簡於宦轍所經意遇所繫百崦城者迄不得後被危症且春秋高矣自謂必不起能復夢前道人其慰言受藥不異數時又贈一詩曰一

并和。自天來。平地光。接上台。門外翩翩雙鶴至。五
雲深處小蓬萊。言別而去。無復重來之約。後病良已。至
乙卯。遭地震而薨。竟不知詩所謂。陝西通志

松江楊扇湖。地煖不成冰。萬曆三十年冬。大風。吹之若
漫大雪。多紅燈蠕蠕。且視之。則冰山也。高五丈許。又武
宗時。霸州文安縣。一夕大風。河水忽然僛立。高起者二
丈餘。凍成冰柱。中多空隙。闊數尺。以至於數十丈者。沿
河七八十里皆然。亾何流寇至。男婦數十萬。盡匿其中。
竟以免難。物理小識

正德間。上元縣錢臣。醉與妻李氏交媾。爲妹所窺。次早
臣出。姑詰嫂夜來事。語與。遂發。嫂戲與姑。效交歡狀。兩

陰相合。將夫遺精流入小姑陰。經閉腹高。遂成胎。姑之舅凌銑。疑有私情。告官鞠之。得其實。議得李氏錢臣錢氏等所犯。俱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合依律的決。照律取贖。錢氏仍候所孕身輕。給與錢臣收養。照舊配與凌銑次男爲妻。兩家毋得復生異議。照舊配與凌

開卷一

江西寧藩宸濠父康王。初無子。嘗於宮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過王。王寤。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於王。王命亟殺之。宮中人環跪而請曰。向憂無子。今有子。而又害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弟幸

多子矣。康王怒。遂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濂年十一。卽私幸樂妓。微服而遊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濂於柱。親鞭之數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舉於鄉。王素愛之。春馳至。以身蔽濂。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逆。國除。卒符夢云。明東漢年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爲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朱同芳不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水亦奔洶。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爲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晨昏之軌。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禦患無德。隨俗可耻。鐘兮鐘兮。尚鑒於此。比重

光去。王璽臣繼之。後持鐘其家。病劇相沿。懼而復止。胡梅桂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擊後。殆無子遺。惟桐廬縣城東一鐘。有蟒蛇蟠其上。軍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炎徽記聞云。廣西崇善縣有飛來鐘。相傳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指揮沈希儀遣舍人劉達往相之。欲搃取其銅。以造軍器。將近鐘數百步仆地死。彙書初編

正德丙子。江西寧都縣通天村。有合抱枯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故。其後嘉靖由藩封入繼大統。全上

嘉靖壬子。馬少保文莊。率門人數輩。卒業太華青柯坪。謝國寄所。卷五

一日有戲殿同舍家人絕於洞上。衆惶惑無措。文莊禱於神。夜見火光如籠燈。冉冉從山腰入洞。其人甦。言白衣人令伊起。其時門人有盛少宰訥。鄭運使札在焉。師弟後多貴。廕。陝西通志

嘉靖末。有方士。寓尤太史懋孝家。挾一木神。稱卓少仙。長二尺許。紫袍冠帶。綽有威儀。倚小棹椅。坐臺上。揖讓言笑如生。談詩論文。亶亶可聽。能知未來事。時懋孝未第。方與談諱間。忽指門外曰。貴同年至矣。則馮敏功也。後果同榜。平湖縣志

嘉靖甲辰。張子徵有外弟趙生。其生前爲大同趙某子。列本學。曾廣生。暑日迎督學。飲火酒大醉。臥樹側。僕以

水澆之。遂氣絕。觀游水邊。見犬來。畏爲所嗜。適有婦
在傍。挺身婦邊。不覺入其婦房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已
生爲嬰兒。卽悟託生在此。北地貧者生子。不坐月。卽往
餉田。間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
勿使犬近牀。婦人大駭。以爲妖。欲擊殺之。乃不敢言。至
五歲。見乘馬者。呼其名曰。我是汝母舅。某生也。其人驚
報其家。以錢贖回。其妻尚未改醮也。座右編

夏少師嘗祈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罷相再起。泊
舟淮上。與夢羽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拈得問舟
子詩云。向人問舟子。前程沒幾多。灘頭正好泊。淮上足
風波。慨然不樂。罷酒而別。刻朝詩集

湖州尚書澤陽公。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連巨舟載歸。至震澤。舟沉隕水中。公不能釋。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摸石。盛石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其異駭。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已石置盤孔。毫末湊洽。蓋卽當時以盛石者。而某家亦不知所始。又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唾壺。爲上代物。常以自隨。然僅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誤墜水中。公懸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先生大喜。再懸十金令撈取。又得焉。照合完好。益足珍貴。珊瑚網

福寧州筆架山。在大金海中。嘉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南海浮來五山。自筆架山外而至。峰巒突兀。上有草木。

人馬往來貿易。闔城聚觀。自午踰申乃沒。蓋海市也。海市現於登萊海中。而偶見於福寧州海中者如此。明書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叅議王喬齡奏獻皇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烏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述於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館。彙書二編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乃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擊其腰間者。座右編

嘉靖間。桃源令甘勲。履任三日。嫡庶爭寵。爪破其面。公自負貌美。被爪破。遂雉經死。邑士紳往哭之。公父乃曰。

吾兒不幸有此。然亦前數。向者生時。夢人相賀。持綵聯書二句其上。曰。四百姚涑榜。三日桃源令。莫測其兆。已而登姚狀元榜。其年進士四百人。今令桃源三日。夢固先告我矣。全上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曰。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往。亦然。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前生事。胡卽抱女於懷。女附耳戚戚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敘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

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犬過。踏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臆了了。企上

萬曆二十七年。於皖寄鹽課銀八百五十兩。爲船戶龔四盜去瓜分。正月初五日。巴河地方緝獲。先是龔四盜銀在家。每夜門壁盡響。舉不得安枕。及拿獲。將銀送巡司封貯。又復響。巡司驚懼。通知原主領回方靜。先會祖日記

休寧萬安街民家。常日空中拋擲瓦礫。其家心驚。延法師厭禁。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必有伏屍。因人居其上。而襲其陽氣。致有此祟。乃命人發之。果有木椁

二十餘。因令遷於隙地。莫之。投擲始息。湖州閔公霖宦
京都時。得一棄宅。人不敢居。閔曰。此宅幽暗。故陰氣盛。
乃揭瓦推壁。復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其
陰氣已散也。釋史

萬曆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於人。憩樹
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攀
樹數下。其內曰。不好不好。必斫進來矣。匠亦重加斧。乃
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各自作樂
數疊。時來者停車馬。皆見。乃仆地。衆以問官。耳談

萬曆甲辰。松江某村馬生卯。破之中有珠。此與萬曆戊
子。郡中大瓦橋墮生卯同。今

萬曆壬辰間。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皇張三丰。又自詭爲越王。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陳肩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木活西遊記。笑史

閩人武弁陳生。寓揚州軍門。料敵有奇中。後何吉陽先生任南少司寇。以大司馬李克齋公薦至。居衙中。談人往事。及家居墳墓園宅。如指諸掌。生所挾有樟柳神。焉神僅三寸許。白面紅衣。能從袖出。躍至几上。飲水歷歷有聲。若而自嘆。作閩語。謂曾爲儒生死。而陳制取之。然相道不久。亦當去矣。耳談

河南某邑皂隸。得一小木偶於道旁。置帽中。將歸爲兒戲也。忽聞帽中入語曰。今日回官府話。有二十板之厄。

皂心異之。比至。令果怒。抽籤將責。皂大笑。令詰其故。曰。先聞木偶言。事係前定。令收其木人入。免皂責。嗣後凡審判。先置木人紗帽中。聽其語。折獄如神。因國報失囚。衆方駭。令曰。速趨某渡頭。穿白者是也。跡之果得。三年後。不復靈。令齊內召矣。嘯虹筆記

萬曆初。姑蘇許墅關王序三家案一猪。已二載。一日啣其王衣裙行。與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取之。家遂大饒。自是德猪。飼以香飯。澡以淨泉。衣綿藉毳。十一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借觀。而稱其家金爲猪金。後死。棺殮祭奠如人禮。黃州府團江有一家。父以而猪生。夜夢父稱。是此猪。倍加愛養。不忍殺宰。至八年。肥大。

不可行。人競來觀之。丁酉年始死。

引

柳道彥談其家莊客壯子病瘍。死二日矣。客自往城中市棺。爲債家所困。撻傷。或以語其家。其家男婦競奔之。壯子亦起行十餘里。抵債家。會罷乎。而屍仆其家堂上。以是成訟。大耗債家錢。又有士人獨處一齋中。忽有好女子踰墻入。就榻上死。駭愕不察。所以已。門前男女數輩急趨過曰。死尚走去。況生耶。士呼至。以榻屍示之。乃其家死女。驚暴雷走失。昇歸殮之。

全上

萬曆間。尚書潘季馴治河。築高家堰。屢潰。一夕夢赤面長髯者。告曰。吾漢壽亭侯也。河有毒龍。是祟。吾念公勤於王事。當爲公斬之。翌旦。白晝昏晦。風雷交作。河浪掀

天。少頃風雷命息。波而盡赤。得斷蛟二。而堤以就。尚書表其事於廟。天子勅建祠淮上。尚書幼時。晚步龍溪渡口。聞水底二人語。明午替死者至矣。知其鬼也。翌午命人守之。果一人墮水。救之。尚書誓得大志。必造一橋。後果以十萬金起橋渡口。名潘公橋。潮州府志

吳相國姓。自言六歲出就外傳。從師館於西禪林之殿左。每晨入佛殿。見兩旁羅漢手眼俱動。不知其土塑也。後稍長。入寺乃不復見。憶記

順治戊子。余讀書靈隱寺五松房。山筍甚盛。余挖二根植牕前。僧大笑曰。筍那得活。今竟成林矣。

汝南人鄭奇。道過一端正婦。乞得寄載車上。從之。詣邨。

卒懷夜共樓宿。明日婦死。卒驚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
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卒。夜殯。滅火。
火至失之。卽持去。後奇亦尋卒。風俗通

亳州之野。夏夜有婦。裸體臥瓜棚下納涼。夫來與淫而
去。忽蛇復以尾淫之。婦覺尾出。如此者再。始捫以手。識
爲蛇。大呼夫至。尚見蛇逸入洞中。此以淫感也。續夷堅
志

滇南蒙岫山。有人見蛇白碎。片片星散。不知者。偶拾一
片視之。則諸片復合。嚙人卽死。耳談

蜀烏撒軍民府。有嶺壁立萬仞。泉窟其上。曰聖人泉。其
下行者呼曰。婆娑行道之人渴矣。則泉卽飛下。百人一

人。隨量皆足。而泉亦卽止。全上

恭興劉太宰機。未第時。郡中偶有鷹神。乃一獵鷹也。能爲人言。一日飛入公宅。公家作糒以飼之。其奴作之不潔。鷹攫其帽。若懲之者。呼公語曰。公大貴。他日當得八人擡轎。衆贊南畿已而飛去。後皆如其言。全上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禮部奏城河水赤。西自宣武門外。東响鬧起。至正陽門外御河關止。約長三里許。水色盡赤。溪紅紫暗。狀如積敗之血。四十七年四月中。正陽門外御河水。復殷赤如前。時正遼陽三路喪師之候。桂卷

小乘

萬曆丁亥。金臺有婦人。以羊毛瀝灑於市。忽不見。繼而

都人身生泡瘡漸大。瘡死者甚衆。瘡內惟有羊毛。有道
人傳一方。以黑豆。豉。麥爲粉。塗之。毛落而愈。名羊毛疔。
名醫類案

衍聖公庾廩中。有巨鼠爲暴。狸奴被啗者不可勝數。一
日西商携一貓至。其形如常。索價五十金。曰。保爲公殺
此。公不信。商固要文契而縱之。曰。克則受金。乃聽其所
爲。貓入廩。穴米自覆。而露其喙。鼠行過其上。嗅之。貓躍
起。嚙其喉。鼠哀鳴。躑跳上下梁者數十度。而貓持之愈
力。遂斷其喉。貓亦力盡。明旦驗視。已雙斃。其鼠重三十
斤。浙海搜奇

萬曆戊午。馬湖青羊二江合湧。逆上岷江。水立數十丈。
閘門所帶朱五。贖。誠。獨。其。大。

載後孝云楊子江曾斷流一時許沈天士云甲午年寡婦磯下有渡船過江見江中心乾到底久而後合中通曰此或江驅洲沙擁起繼則推去耳壬寅年七月新城鄉忽從地湧出崩山凡數十里紅黃如脂癸卯年九月江漢水漲自楚達金陵始至色黑如醬三旬退物理小議

榕城紀異云康熙辛未閏七月四日颶風壞衙舍舟楫二十九日海溢傷人更甚沿海一帶千百年安堵之區頃刻蕩然。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衆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耕衣人。

公特命創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問諸創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歟。西華野記

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夜初更。在儀真春字旗飲酒。忽中天有一紅物如鯉。又形頭大尾小。約三尺長。外有紅暈。未幾豐家巷失火。燒去百餘家。其物卽散。先會

雜日記

萬曆庚寅。長洲縣民呂氏。難產一人。形數寸。眉目皆具。甲午元日。雷。二月無錫縣羊首一兒。形如猴面。作兒啼。二月。河南八十二縣大飢。父子相食。神史

虞長孺祖母年三十時。秋夜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

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視。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快雪堂漫錄

淮安衛人王鉉。年六十。喪其左目。水幾繼喪右目。矇然一瞽人。未嘗醫療。丁丑歲。年七十。暑夜納涼。仰臥。忽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間。兩目瞭然。鉉性醇真。雖樵子母。若貧不能償。往往焚券。客中閒集

杭城牙僧父死。停柩於庭。有客夜宿樓上。以小木棍防身。三鼓忽聞梯聲。疑必賊也。黑影中。果見一人上樓。時衆挑夫臥樓板。鼾聲如雷。其人以臂徧坐其首。聲皆息。復近牀揭帳。客舉棍奮力擊之。踉蹌倒。呼燈至。乃僧父屍也。棺蓋大開。復緘之。棺瘞形。嘯虹筆記

太倉人仙武孟。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間其中鳴鼓起。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雞鳴枕也。客座新聞

萬曆丁酉。黃鶴樓重災。顛風大吼。火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時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八百家。不屬而焚。先是江夏令葉公。夢一赤髮兒侍案頭。又於臥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鵠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岸。舊嵌有石碑爲昔人文字。不知何緣放光如炯。竟能照隔江城。

開風帆雲樹。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
城。人皆以爲祥。不測其故。東書

萬曆乙巳。妖書變作。內外如沸。第戮噉生光以伸三尺。
其時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牆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
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皆張旗幟。儼如圖書。甚分
明。移時漸滅。四五日絕踪。魯園

萬曆四十四年冬。山東臨邑縣紀家窩。忽夜見火光如
燈。隨烟而出。二月初四日。申府隨委典史張鳳。帶領百
人。四散埋伏。三更遙見火光。霎出。其大如斗。明亮直上。
約高二三丈。復墮下地。散漫。三夜皆同。有人遇見火。趕
近一二丈。卽止。不傷人。不損物。巡按畢懋康奏聞。考傳

史有云乾旱者有云刀兵者。先曾祖日記

康熙甲寅。予同羅景明王守之遊黃山。次桃花巷。浴
湯池。四月一日。宿文殊院。更深。忽放白光。置身銀世
界中。山鳥齊鳴。諸峯了了。神像鬚眉畢照。予驚起。咄
咄稱奇。羅子曰。好月好月。夫朔安有月。語未終。黑暗
如舊。佛燈熒然。詢之老僧曰。此佛光也。非有大緣。不
得見。次日登蓮花峰。海黑江黃。極其分明。縱遊六日。
未能盡其勝。時予茹素。餐山中珍珠菜。色味佳絕。
泰山之市。因霧而成。或月一見。皆於霧中見。城闕旌旗。
開絃吹聲。最奇。張瑤星曰。登州鎮城署後太平樓。其下
卽海也。樓前對數島。海市之起。必由於此。每春秋之際。

天色微陰。則見頃刻變幻。島下先湧白氣。狀如奔潮。河
亭水樹。應目而其可百餘間。文牕離閣。無相類者。文中
島。化爲蓮座。左島立竿縣幡。右島化爲平臺。稍焉三島
連爲城堞。而幡爲赤幟。雉鳴袁可立爲撫軍時。飲樓上。
忽艤艫數十揚幡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
顧錯愕。急罷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
是海市。邇齊聞覽曰。湘潭方廣寺。四月朔日。在東壁則
照見維揚官府樓堞。民物影著壁上。林景熙屢說曰。漢
志載海傍蜃氣象樓臺。初未信也。避寇海濱。僮報海中
忽湧數山。予登聚遠樓。見奇峯巖嶽。城郭臺榭。中有浮
圖老子宮。詭異千狀。近晡而滅。筆談所紀。往往類此。物

理小叢

天啓三年九月。鳳凰至河南禹州。身長丈餘。百鳥相從。不計其數。內有鳥如馬之大。本處官以麵飯設祭。隔三里之遙。住七日去。踴死之鳥不計其數。地上榛松梧子厚尺餘。先曾祖日記

天啓二年。山東一帶人家。藏倉小黑馬料豆。盡飛不見。適儀真人於清明日。男婦上墳。北門外小坡。於田間各檢取有小黑豆。或一撮。或至二三合者。全上

天啓七年。鎮江東百里徐山。因蝗蟲無收。米貴。有鄉老夫婦難以度日。二人思自盡。忽來一老人勸云。無自盡。跟我來。有物與你食。至一山。叫帶鋤挖土。貧老曰。土豈

能食乎。老人曰。挖下自有物。便將土挖開。果見有白粉石。貧老口喻如粉。卽言曰。爾非神仙乎。老人回云。我非是仙。那前來者是仙。回頭已不見。鄉人爭取。救活萬人。
全上

天啓七年四月十一日。霍山縣路旁。洪水冲出。劉伯溫碑記。生出西山馬。卸却貴州鞍。殺盡五溪苗。踏破大元關。天啓命逢下甲子。黎民塗炭飢荒死。奴輩道從民大亂。定國安邦血流楚。只恐木上生銅鐵。是是非非方信武。
全上

天啓七年二月。鎮江地名戴港。它出一石碑云。九世悠悠地上休。巍巍福地反洪州。人間若問消磨事。只在龍

盤蛇上頭三十八歲算八字。江上東邊黑水流。寅卯起辰巳止。淡淡水不用米。還在常。不在揚。星在目邊山。搖在五年頭。碑出干戈動。東邊血水流。寅卯辰巳午。人難過。鬼神愁。公上

周太守令樹有劉僕之妻。六十產一兒。無異他人子。但無齒。獨樹屋稿

一才僧家嘗請客。剩肴品。用竹籃掛簷下。每至次日。一無所有。疑諸婢僕偷食也。一客在湖中買包爲業。偶宿其家。與弔掛竹籃處相對。至更深。見門外有移竹聲。客起視。一大頭頂一棹。至弔籃處。跳桌上。前足豎起。將籃取下。盡食完。復掛起。將桌頂在原處。客卽將門掩上。忽

推門聲。客驚怖。不開。次早客下湖收包。其犬竟入客房。將行李咬碎。及客回家。見物破壞。向牙僧說其顛末。索犬已逃去矣。一日。客同衆客往鄉收包。見當路中心有一大坑。及至。見前犬從中跳出。幾被其傷。幸衆客有傘。救護起走。竟不知其終云。先曾祖日記

崇禎四五年。河南草生戰鬪狀。有人馬形。皆著披甲持矛。馳驅糾結。七年。河南孟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驛之東。有葡萄草。夏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爲龍鳳。爲龜麟。爲雀魚。蛇鼠。爲蟬。爲孔雀。鸚鵡。道臣曹應秋。取得三美人。一鳳。一鸚鵡。美人黃衣白裳。面施粉黛。臥苞羽五采。鸚鵡栖於架。架上有蓋。蓋中有粟。點染

生動。昔畫不及也。其連陌王氏党氏塋。所產皆同。有一草而枝蔓出二塋外者。卽與此草無異。十六年。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耳目鼻咸具。十七年。太倉邑紳知臨川張采家。采生黃瓜。采嘆曰。古語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亂其至矣。旣而采亦幾及於難。

康熙庚申年。十一月朔。白氣長二丈餘。現於西南。月餘不消。兵部侍郎成其範奏曰。此主吳逆速滅之兆。無何而滇黔平。

崇禎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裝小函一卷。題云。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晨。內侍得之。奏御。上命

巡視皇城各官推究。利臣奏。此必妖人所爲。一加推究。必有造訛立異。簣鼓聖聽者。上可其奏。立命火之。殺寇紀略

崇禎辛巳。姜如須過後湖。入一菴。後殿封鋪。具題乃開。皆裸佛交媾形。片數百尊。守者曰。前年大內發出者。其像皆女坐男身。有三頭六臂者。足下皆踏裸男女。累人背而疊之。考元成宗大德九年。天寧寺有祕密佛。卽言此像。圓殿舊帽已兆煥擗。卽所南久久書。亦言觀裸佛與妖女合是也。其言邪教淫殺尤甚。又戶外之西番僧。猶有食肉近女。如此等者。但不取童男女血。生刺孕乳血。以點佛唇爲供養耳。然往往有異術。如斷肢復續之

事無乃如北史之謂不虛乎。然自漢時即有西域人
易牛馬首指端出浮圖者矣。香山喚爲舶口。呂宋人常
往來。有三巴寺喚船至寺。待內謂之懺悔。又何疑其臘
之障毼乎。昔荷蘭國浮屠有濁肌者。亦娶如寄禍。居房
千里投荒。稌錄曰。南方蠻以女配僧。曰師郎天。雷苗中
有師娘者。方許住菴。令人摩阿濕其之腹。祈子。則其俗
然也。物理小識

義犬庵。在葑育署。萬曆中。庵中大搏隣雞。隣以詬主僧
宗住。宗住執犬佛前。毆之。他日復犯。宗住縛之。將以就
屠。犬撐住作乞憐狀。宗住曰。汝能悛。尚可宥也。因架石
作井。高不踰尺。置犬其中。自是蟬跼井中。不出。食避葷

腥。一日到佛前伸兩足。伏首作頂禮狀。宗住知其且化去。爲誦涅槃經送之。始化。庵以此得名。耳談

崇禎八年元旦日。黃梅縣小南門外。天落黑子。周圍十餘里。鄉民在地上檢來如綠豆。垂粟子大。炒食內仁如核桃肉味。窮人可以充飢。富家食之腹脹。一合可炒一升。有檢二三升者。有檢上斗者。盡落泥內。名爲烏谷。穀黑色。又如垂粟。傳言崇禎六年撫州被流賊之亂。人民逃竄。賊平復業。無食。民仰天哭。忽地亦落此烏谷。民活。先曾祖日記

崇禎九年。鳳翔學前烏集地數萬爲陣。方能應矩。十年秋。蝗飛蔽天。食禾無遺。十一年。蝗生。食麥。及秋成。蝗食

禾人大飢。十二年夏。有星隕於鳳翔袁書邨家。不及地。旋轉如冶金。良久漸高飛去。照數十里。又大鼠成羣。食牛。人人腹食嬰兒見骨。陝西通志

錢塘黃相國機。諸生時。杭帥欲伐其靈隱祖塋木。相國夜夢金甲神求救。覺而額之郡邑當事。莫爲理。方窘甚。帥忽忠心痛曰。神射我。遂死。木得不伐。後相國謝世。木亦爲枯。休寧方口。爲吳相國正治祖塋。有松若繡徽。纓絡下垂。相國官日起。松枝漸至地。蔥翠交接處。洞開八門。游宴其中。儼然廣廈。相國沒。今松亦漸枯。陰木關命脉。而子孫每自戕之何歟。甯紅筆記

都城寄園梨一株。踰常味。先是李相國蔚。過艾司寇

元徵食而甘之。司寇每當梨熟輒摘以餽。國傳徐總
漕旭齡送余三十年餽以爲常。癸亥梨大熟倍於前。
甲子相國薨梨樹隨枯。是年天安門外天柱折。人皆
謂關相國云。

崇禎壬午南闈二場後外間喧傳棘塲開一竅疑有賊
簡內達者監試監臨官俱入內簾省視則牆兩層外層
有穴而內層牆無之遂窒之而已。至後夜仍穴之成竅。
監塲御史葉嶺山於夜躬伺之則兩狐先後自竅而出
兩眼如燈射人羣疑始釋自此江南淪陷是科已移不
復爲明之南闈矣。

是科上考將至猶訛傳曰壬午不開場矣亦成讖語。

黃州師巫寧均。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其下得銅印。上篆扶鸞王印。用署符呪。能呼風雷。後柄損。遂不驗。
珊瑚網

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京口鄒汝翼。於萬曆丙子。遊於杭人屠家。宰猪者。去毛盡。循腹丹書數字。曰秦檜十世身。白坑趙卒四十萬。身賜杜郵劍。今二千餘年。而妻尚受魚屠。秦檜誤國戮忠。卽免棄市。今五百年。孕身十世。亦正受秦戮。陽罪止於一晴。陰罪至千百載。可不畏歟。
耳談

海鹽有朱姓者。嘗通官錢。困鎗楚。貸朱玘金。貸無償。臨死泣曰。吾負公。死當作大債耳。踰年。玘忽夢朱至。曰。昔

大公恩愼。明日公家犬子生有純白左股橫黑點者。卽我也。且起視。果如夢中所說。一夕賊二十餘來劫其家。方抵門。此犬先繞室鳴。人得寤覺。復嘯。寢室扉悲鳴。若哭。玆知有異。急開戶。携妻孥走。呼僮奴伏屋外。邀賊殺一人。生擒其一。將訊。得餘黨。盡伏辜。明日此犬長鳴不食。數日死。爲文祭之。其孫茂才學章作義犬記。

志

蘇州府沙良著。以歲貢候選都門。念得補官。近魯地孔林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竟得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俯伏。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堂。聞無人焉。時以爲致誠所格。卽

史某爲撰記於學序

後書

朱元芳族人。家閭邵江山峪中。得窖金銀器歸。忽忽獲甚。不可禁。且小口時有慙厥。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約之曰。爲我守窖否。其人應許。復苦之。如是數四。應許。閉之窖中。遇金者祭度而後可。朱氏如教。上章曰。汝爲賊守久。當我得此金。度汝命。已而穢淨。病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遇此。度之終不能得也。反其金窖中。昔聞虎偃。茲爲作銀偃詩。死仇爲仇守。偃爾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如。玉茗堂詩集

北京城南二十里。有固曰。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子西北隅。歲清明日。蟻億萬集。壘而成丘。中一丘高丈。旁三

四丘。高各數尺。竟日而散去。今土人每清明節。往群觀之。曰。螞蟻墳。傳是遼將代金。金軍沒此。骨不歸矣。魂無王者。故化爲蟲沙。帝京景物異

漳州潘尚書榮。爲給事中日。奉使海外。忽一大鳥飛集舟上。形似鸛鶴。稍摩其掌。海舟四五十丈。爲之搖撼不已。良久飛去。舟以幸免。又泊舟一港。忽風捲海波。舟纜爲斷。幾欲隨流而去。遙見海濱有赤燈數百。明滅而東。舟人云。此蝦目也。蓋海蝦成羣而過去云。謝太守說

休寧板橋。有人伐竹。遇一竹甚堅。再三砍之。方倒。竹凡十三節。節節之中。皆有觀音大士像。今供奉木村菴中。
似菴偶筆

落石臺在休寧小南門外。懸崖峭壁。前臨深溪。巨石傾
水中。可坐百人。復有雲頭石。爲下流滯礙。稍勝覽。最
中供奉銅鑄觀音。天啓壬戌。有盜利其銅。梓楦而取之。
碎其法身。唯頭獨存。藏於袴。遂逃不識路。於稻田中往
復數四。行人覺其異。詰之。應答支離。搜得神頭。送縣枷
責。山僧奉其頭。抄募。復鑄聖像。全一

休寧崇禘觀。奉玄帝。有人盜神前銅劍。吳匹如適以醮
事宿觀中。夜半。夢有人促之起云。神前劍被人盜去。吳
不以爲意。復臥如故。而夢中人復促之。於是喚道士來
鑄。劍果失矣。追出觀門。見一人凝立道左。如醉如癡。急
叱之曰。汝奈何盜劍。其人不認。而神色甚沮。欲共執之。

始徐言曰。劍在田畔泥中。尋之果獲。劉子昭有僕。行經
觀前。忽塘中有鬼出。麾之。神爲驅逐其鬼。而獲劉僕歸
家。比僕醒。詢之。則云。行到塘前。一怪物突來。祟我。先飲
以茶。後食以餅。我皆不受。漸覺昏迷。忽見觀中有金甲
神。仗劍出。叱而驅之。亦不自知。何以候到家中也。翌日
到觀謝。見逐鬼者乃高元帥也。又康熙初年。修觀時。瓦
匠上屋作脊。抱鰲魚。長四五尺。重數十斤。失足連魚墜
下。衆皆大驚。以爲死矣。而匠與魚皆絲毫無恙。土上

休寧城東華光廟。奉五顯神。明代邑中殷阜。香火甚盛。
國變後。廟漸替。有偷兒無賴。忽開一神之背。而盜取其
臟。偷兒隣家怪其有金珠出。兌。亦不識所從來。俄而偷

兒於大東門外出淨。忽驢頭努出寸餘。傍有一犬。啣之而走。偷兒負痛。賊逐而犬走愈遠。抽山大腸數尺死。全

馬當鎮在東流縣江濱。江流洄急。所謂水莫險於馬當是也。休寧程姓者。乘舟過此。失足落水。大江淼茫。莫可撈救。次日起錨開船。而程客端坐錨上。身體柔軟。類醉人。薑湯灌之。復活云。恍惚間見三白衣人立我前。初不知在水國也。知爲三官救護。乃立廟江上。全上

四明倪公棟爲南兵郎。過景州。與中假寐。見萬隊雲屯。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爲誰。曰。周亞夫也。既出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卽亞夫廟也。與中拈一舊帙。復得

亞夫傳。心異之。復小寢。則見夢且揖曰。吾室苦爲牧豎所穢。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獻縣。爲邑令趙完璧言之。明日詢之。有古篠地。則周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三懸扁。禁樵採。趙後爲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湧幢小品

武昌縣。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於田間。大如席。或曰。龍鱗也。姑蘇有直指使。詣學宮。大風吹下一布巾。橫直皆丈餘。以貯郡庫。見蘇州府志。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月八夜始盡。又崇明灘上有魚死。長十丈。見崇明志。海舟汎琉球。夜見山起接雲。兩日命出風亦驟作。撼舟欲覆。衆皆駭惑。舟師搖手令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起接雲者。鯨魚翅也。兩日。

口也。見使尤球錄某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袖倍之。咸熙二年。有大人見於襄武。身長二丈。脚跡二尺二寸。符堅時。河中得一大屐。長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籍陪京庫。關中曾墜一大鵬鳥。毛。舊左史元獻云。親見在某郡庫中。毛以久盡。獨其孔橫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或又載海邊人家。忽爲糞所壓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鰕腥。質半未化。蓋大鵬鳥過遺糞也。莊生之言。震盪無極。其曰任公釣鰲。夸父逐日。大鵬運海之類。似皆是實。耳談。

崇禎甲申。漳泉鎮海衛學文廟孔聖像。首忽墮地。人人駭異。未幾。大學士黃公道周。楚憲司陳公瓚。蜀撫陳公

寄園寄所寄卷五

士奇相繼死節。三姓將以之兆。豈不信乎。陳公字弓甫。少食貧。常繫竹筒於腰。向親知覓油夜讀。無則升屋。凡映海月。呬唔。多至夜分不寐。學極該博。少糾鄉里防海盜。劉香與諸士習水戰。銃藥悉自製。以手試之。臂毛不焦者爲佳。乃充川賊。果不能當。座右編

順治三年丙戌。黃公道周。以相國募兵。給空劄百函。號召得百餘人。由閩中出關化馬金嶺。至休寧界。時張提督天祿標下許弁。皆曾從事黃公。假意出迎。遂執入囚車。經過舊市。予童年見之。緣袍方巾。手一卷坐車內。予尾車後。至長充舖。相國日子曰。小子何戀戀耶。張公械送江寧。相國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

丙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卒不能。予聞相國畢命。爲之淚落。

湖州烏程縣士人莊姓者。其室有娠。及期。腹痛不可忍。迫產。忽得一蛇。方駭甚。腹仍痛。復有一蛇在腹中。不能產出。遂至于斃。一時傳以爲異。近世產子。日生于頭。有日無鼻者。往往多有。或由其父母交合時。值疾風狂雨。得天地之偏氣耶。殆不易解。隨月錄

杭郡舉子張洽。一日對鏡。見鏡中之貌。另是一人。曰。有你有我。無你無我。大駭不肖。明年辛丑。行赴春官。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者。問其姓。曰。我會稽張洽也。遂大喜。後果同登榜。杭者。選南部主事。會稽者。選北道。不二

年二人皆死於官。全上

濟寧紙坊街有文昌閣圯。改關帝廟。繕舊址十之四。廟後清真寺。同子教門也。崇禎癸未。諸生王道新等議新之。復其故址。同子楊生花者。素暴。欲侵廟址以益寺。糾黨數百。毀垣攫木。誣訟中丞黃公所。下郡覈理。卽模稜具覆。工竟輟。陳生益修者。憤甚。爭於黃公。得允建如故。生花事急。中以重賄。不許。復托廣文求購以他宅易址。又不許。生花大憾。以數百人截益修於天井間。得之。殘其皮體。髡其髭髮。刀割其雙目。摔之以灰。曳過其家。肆掠焉。益修垂絕。家人舁至榻上。莫知所出。夜半。夢中見有綠繡衣丈夫。手卮酒飲之。曰。得此可活。益修強咽。喉

聞客客有聲。家人駭視。繡衣者忽不見。隨溺血盈盆。胸腹稍適。次夜復見一人。唐巾翠衫。飄若仙子。排闥入。趨益修起。曰。吾療子。手扶頂後甚楚。曰。勿驚。胸中血瘀。必出之。已。雙目孔。忽噴血如注。而頭痛漸止。次夜又見一老嫗至。以杏李數枚啖之。味極澁。又以羊眼盈掬授之。搯接之次。二睛欬然而墮。嫗趨益修吸之。未幾。張目視物。忽漸有光。雙睛如故。生花間。益修不死。又復有目。亦震懾。因友釋怨。益修亦不較。明年京師破。生花偕其侄樸。乘亂狂逞。爲衆襲殺。亦剗其目。而益修以乙酉秋。中山東鄉試。出闈之夕。夢關壯繆告曰。爾與尚謙。皆陟名賢書矣。已而果然。尚謙益修侄。初最與同聲義者也。王

道新姪宏亦登是科甲榜奇報記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時日麗中天皎潔異常忽有大風黑氣自西而東莫知起止撼房拔木堆石擁沙瓦葦等物飛揚蔽天旌有人從西山王姑寺等處帶至前門大街墮下者有前三門大街集上之人竟不知去向者遠近傳聞被空中所墮木石磚瓦擊死者數十人乃從來未聞未見之事邸報

湖州城東金婆樓側迎真道觀有黃鷹甚巨壘巢樹頂栖息久安康熙甲子秋不知何來雙白鳥比翼翔翔據其巢而撫其卵應不敢與爭薄暮凡城之內外鳥雀等類皆止宿其傍亦不聞有嚶鳴上下者宰牧咸爲驚異

飛作經之里人。環瞻童稚驚異。鳥俯視無懼意。無何飛去。不知棲所。訖者謂爲白鳳云。西華外集

成都武侯祠廟圯。觀察使宋可發。艾石修之。收池上築。將得石一方。如古甕。廣徑俱二尺。中橫列三言四句。有云。水月主。庚不大。蓋十八。龍復臥。中心上。書武侯諱一字。下直書千一出三字。隸法遒勁。觀察築一亭以石嵌壁下。復勒一石。自記始末。大約上三句。隱清康熙三字。蓋武侯預知千餘年後。修其廟者。爲宋公也。萬玉山人房

續記

景陵麻洋潭。有女轉男身者。康熙己巳。予往鄖湖流上。舍舟走就訪之。至其家。華門土寶。此子出揖客。宛然姣

童子也。詢其姓黃。名天泰。小字喜生。其父綺文。年七十。二。月六十九。家甚貧。領下有頰骨。聲音舉止。居然男子矣。但細觀眉嫵。猶有閨秀氣。綺文出小引。畧曰。于家世業儒八代矣。爰及我躬。艱於時命。屢試不能采一片。初婚馬氏。賢而無子。復娶沔屬李氏女爲妾。生二子三女。不意二子均未三歲殤。長女歸馬。次歸梁。季女名辭姑。許字聶。甲子李氏病故。家益貧。今乙丑歲。辭姑十四齡矣。意欲於冬歸聶。三月望日。女忽身熱骨痛。夜夢神人曰。汝不久將作男。晨告余。余以爲夢。漫不記憶。不意是月。龍微天之靈。女果矣。以男形相示。事出望外。且述是婚成訟。邑令審驗。及太守各憲喚見。與某觀察。賜名易。

衣冠月日。娓娓甚悉。予心異之。邀黃老與其子登角小
亭。時此子二十八。誦毛詩矣。更探吟之。果男子也。乃作
短章贈之。其辭曰。幼讀山海篇。往往愛神異。竊見復耽
出。翻笑齊諧記。放船漢水清。歇雨篷烟細。人傳德祖家。
咄咄多怪事。沿柳轉花籬。披香過荷葉。令子出揖客。創
目遠清麗。昔爲明月珠。今作珪璋器。德厚形亦化。誠動
福自至。乃知天地心。樞紐易移易。握手細端栢。殷勤贈
名字。落日照蒼波。一簫前林翠。沙頭更解纜。悵悵如有
失。世間何事無。可以發神智。遂字其子曰仙根。後數月
予復下方漢過之。仙根謂予所書扇。來訪者爭錄去。予
亦大快。然事所或有。理所必無。而聞人所未聞。見人所

未見每一念及。猶恍惚至今疑也。全上

陳士慶。河南鄧州人。其族有登科爲州守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學百工之技。久之不樂也。與一二道家者。遊。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遊名山。冀遇神仙者流。無所遇。乃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簪冠羽衣。坐石洞中。碎穀久矣。士慶跪且拜於洞口。老人問曰。不答。如是者累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洞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遍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毋洞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若苦饑。常有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伯

食之。氣蒸蒸滿腹。遂不復餓。士慶愈益奇之。不肯食。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女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頁。頗能識之。皆禁方也。士慶歸至河南。有巡撫之女。鞦韆墮地而折其足。不能治者。予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嘗是時。流寇起關陝。禍且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遊。遊且數年。今天下大荒。旱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官言狀。官因繫士慶。而其族人爲州守者。方家居。爲請於官而免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掇拾。僅存其末四頁而已。是有頃。寇賊破鄧州。

士慶家皆言。士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軍中。假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讒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姑留之。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克殘。每以大槌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脚。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脚。老脚不卽至。獻忠怒。而持刀自往刺之。堪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肺腸胃。皆劃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固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脚。當貰而死。士慶曰。烏有肝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舁一木扉至。以

老嫗其上。納肺肝腸胃於腹。以線紉之。而傅以藥。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求飲食。又三日起坐扉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監軍也。飲酒醉而殺其侍妾。士慶見之曰。此監軍之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且洩怒於左右矣。持以去。亦線紉之。而傅以藥。以衾裹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營行數十里。下壁。士慶問可望曰。前夜監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膺嘆曰。吾固悔之。然左右不吾諫也。吾烏能無傷。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進監軍。監軍毋傷也。乃召人持車來。啓衾出美人。卽前所殺之妾也。視其項。紅痕如絳。美麗倍於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真神仙。

也。軍中有驍將祁某，臨陣而爲敵削其頰車折齒。士慶爲斷一俘之頰車以合其頰。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獻忠愛將曰白某，與敵戰而礮中其脛，負痛馳歸，濱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某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爲許之。士慶曰：「其人素反覆變詐，須書券來，乃可。」獻忠命某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僵其痛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傅以藥。閱三日，而白某馳騎入敵陣，斬發礮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遨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旣反正，久之戰敗，入嶺徼中。士慶隨之以行，年老矣，猶曰：「能飲酒數斗，御

數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破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女爲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爲汝申令於軍中可乎。乃命其兵人持一几來。填之。得几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累几爲臺。高四丈。教士慶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踰之而上也。獻忠曰：不登且殺女。命軍中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遂登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左右皆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軍中皆稱爲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前亦自隱其姓名。不以告人也。在

緬旬時。蜀人劉龍興之善。許爲士慶作傳。乃爲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李定國死。士慶隨其養子白某。入邊投誠。而病死於騰越州。戴子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嘆其技有異術如此。而爲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在賊中時。嘗從老神仙取藥矣。見其聚羣婦人。而剗取其陰上肉方寸。置爐中。雜以麤熬之。須臾而爐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着物而不然。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之術。非爲賊。亦不能試也。嗚呼。殺人以活人。其術又烏足尙哉。陳士慶傳。

滅燭寄

人妖

物怪人妖不敢現於太平之世而說者乃謂十
日出堯年蚩尤生上古亦獨何歟駭見驚聞請
爲窮姦先詰疑獄者告

天順中楊升平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天
者母亦無恙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巡撫畢公案蒞蘇
州決其事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足不盈四寸諸
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
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

是人益重之。有晉州潯村生員高宣。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其妻給爲妹。賂鄰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男男于也。勝明。繫送於官。訊鞠之。姓桑名猗。年纔二十四。自幼卽縛足極小。圖富貴家女與之私。法司上其獄。憲案以爲人妖。寘極典。逢軒別記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見於邸報。鄭陽一婦美色。頰下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爲三鬚娘云。庚巳編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歸。遇大風。飄至島荒。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

猝醜異常。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極力斫之而竄。始放舟。長人追上。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舉刀斫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今貯藏中。西樵野紀

明成化辛丑。宿州有婦人自脇下生一男。先是母娠時。脇腫如癰。就禱。母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脇已平。斑疳甫合。乃知脇下生也。誌異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工乘騎者七人。至綿州。其持舞襪衫服。整潔鮮明。拋戈擲甕。歌喉宛轉。腔調琅然。適余憲副至。舉城士夫商賈。無不欣悅。以爲奇遇。搬作雜劇。連

宵達旦者數日。久而情洽。一日給衆曰。今夕改作雜劇。手眼以新說聽。遍索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着織金彩服。乃令本地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人倦忽隱几者大半。乘機催促鼓樂喧震。作雞鳴渡關。七人以次入。幾久之寂然。破囊索之。了無所得。陳列諸物俱化烏有。此卽遁身掩形之法。官遊紀聞

彭節齋爲經畧使。有一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女刺綉。女忽有娠。父母究問。云是尼也。告官。屢驗皆是女形。以鹽肉水漬其陰。令大舐之。已而陰中果露陽。彭判妖物。雖拘常律。奏聞斬之。神史

姚江書生。使其館童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母怒之。

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牡馬尾鬃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直突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墻壁悉被蹋圯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簪井中馬亦隨入尋被囓死。秋木集

萬曆丙戌年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亟爲醫治幸不死旬餘化爲女事上撫按具奏於朝適二賈皆未婚奉旨配爲夫婦。釋史

南京華嚴寺僧遊食貴州聞此中苗俗有人能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爲羊豕驢騾之類噉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法禁而不能絕人戒僧云臥時善防

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繫之。僧念曰。得非向人所云乎。卽運禪杖力擊其腰下。羊踏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執而擊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齊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爲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執人生瘞。問旁觀者云。亦捉得變鬼人也。說海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徵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去者。名曰挈挾兒。又有幼男詐爲女子。縛纏其足情態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卽逃去。成化間常有嫁一監

生者適無藥可逃。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它。併其媒罪之。群皮

明張昂任鉛山。有道士善隱形之術。多誘人婦女。公命擒之至。痛鞭之。了無所苦。旣而并其形遁去。公托以他出。突至其居。縛之而歸。乃用印於其背。而復以蒜醋穢物潑其頂。然後杖之。隨聲叫喚。竟死杖下。鉛書集

一茂才身不滿三尺。頭半其身。鬚長過膝。陰莖不及半寸。細如小指。不能近女。而陰詭善訟。心力過於恒人。又一娼家劉姓。生一子蠢陋不慧。兩股之間皮肉壅腫。模糊如莖如囊。囊之上。一小孔出溺。不自其莖。因令之牧羊。日與諸僮遊。已而腹漸大。或謔之曰。將母抱姪乎。羣

啟股視之。儼然一女身也。蓋始與牧童偶戲。觸其囊上之孔。兩股間潰爛成瘡。如掌大。忍痛不敢語。已而瘡愈。痂落。乃成女身。後產一男。雄壯慧穎。能延其姓。縣志

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泊石城。其人身長二尺。紺髮綠睛。衣綠衣。多摺縫。戴方帽。有大晨鷄。重五十斤。高四尺。其人御之。如滇南人之貢象。以小御大。見者駭之。縣志

貴谷蠱毒。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毒。而福之古田長溪爲最。其種有四。一曰地蠱。二曰金蠱。三曰蜈蚣蠱。四曰蝦蟇蠱。皆能變化。隱見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有定日。近者數月。遠者二年。至期主家備禮迎降。設盆水於前。雌雄遂出於水中。交則毒浮其上。乃以針眼刺取。必於

是日毒一人。蓋陰陽化生之氣。納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則不能生。故當日客至。不暇恤親。夢堅志

凡中蠱毒。無論年代遠近。但煮一鷄卵。挿銀釵於內。併含之。約一食頃。取出鷄卵俱黑。卽中毒也。其方用。倍子二兩。硫黃末一錢。甘艸三寸。一半炮出火毒。一半生。丁香木香麝香。各十文。輕粉三文。糯米二十粒。共入味。入小沙瓶內。水十分。煎取其七。候藥面生皴。皮爲熱。絹漉去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臥。令頭高。覺腹間有物衝心者三。卽不得動。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魚鰾之類。乃是惡物。吐罷。飲茶一盞。瀉亦無妨。旋煮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酢醬。十日後。復服解毒丸三兩。

九。又經旬日。平復。

左慈入羊羣。冷謙藏麈尾中。何妨遊戲鋒鏑之世。萬曆末。妖書一事。忽一夕。秘宮中。與城坊皆遍。後緝獲一獬生。光以當之。迺僞刻各衙門印者。彭又朔有容成黃冶之術。能推案入壁。凡數易其形。楊大洪左蒼嶼遇之。皆言其不免。左令神易一卷。卽此人所受也。物理小識。

沅江土司。世傳蠱法。其藥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設宴迎風。藥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藥不卽發也。但兩目瞳子。變黑而爲藍。面色淡黃。狀類浮腫。至離任一月。則閤門并命矣。南中雜說。

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呪。能於四十九日呪。

牛皮如芥子。號曰牛皮蠱。呪犁頭銀亦大如芥子。號曰犁頭蠱。下蠱之法。但藏芥子於指甲之內。對人彈之。藥已入腹矣。漢人中毒而還。彼又計其道里之日月。復誦神呪。則蠱毒大發。肌瘦而腹脹。數月而死。騰越所屬二司中有楊招把者。亦能誦神呪。振出蠱毒。活漢人而殺緬人。佛書所謂毒藥及藥物。還加於彼人也。全上

滇俗重財。而於養女。女長則以歸。寄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下。慮賦谷風。則密以此藥投之。能變蕩子之耳目。視奇醜之物。美如西施。又有戀藥媚藥。飲之者則守其戶而不忍去。雖貨本巨萬。治裝客游。不出二站。卽廢然而還。號曰留人洞。全上

永平縣一老嫗年五十許號曰蕭丕嘴者有異術能解和合藥或稍有身家之人誤飲狂藥而其父兄弟必欲其棄醜物而歸里者則密與丕嘴計之豫定一僧舍給狂人入其中約數人制其手足丕嘴以藥物灌之大吐二三日毒盡乃止其人卽羸瘦異常日以清粥素菜調之一月而進藥肉百日而復舊引之復視醜物則棄之如糞土翻然思歸矣嗟乎滇中閨人洞不下百萬安得數百蕭丕嘴布滿十八郡中藥此浪子也然丕嘴甚珍其術而索謝亦不少恐破人和合爲同儕所忌也又年過五十則不可治血氣既衰不任吐藥也全上

順治間金壇有少尼往來人家講經典避男人甚謹衆

以爲是善禪修者也。有周生獨不信。伺其至某家。命童子窺之。出立而溺。如男人。率衆擒之。果非尼。邑令素風力立斃杖下。枋鄉集

滅燭寄

虎

讀眉公虎僧有不爲之色變者。幾人雖然。何地無虎。必深山哉。談虎於山。亦曰姑論夫世之虎其形者。

虎不行曲徑。遇之者。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苑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童年資性聰警。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命名。及長。有俊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官登州郡守。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守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守咎之。更命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入山焚牒。火息而虎至。弭耳

帖尾。隨行入城。虎至庭下。伏不動。守屬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尋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治。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忽一夜聞叩門聲。問爲誰。答是梓人。驚爲鬼。曰。吾實逃去。死者詐也。家人不信。剖見衣無縫。驗之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怨家也。執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詣闕告。朝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梓人自是亦不復見。梓人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道逸可觀。已病

包實夫。瀟溪人也。世業儒。希魯先生其父也。明經力學。事親惟謹。洪武元年。館於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至後嶢。忽一虎突前。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頻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踣。實夫亦對而踣。乃語之曰。汝虎也。得無啗吾肉。殮於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年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命應虎食。終歸於汝。虎乃起。曳其衣。復至故處而去。故名拜虎崗。在晉賢縣西五十里。陳太史善記

利州賣飯人。其子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復還。自云。入深山石窟中。本謂被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

舊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每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遂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礮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言。已是某家新婦。諸人有隣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方信之。隣人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老嫗而收之。婦人亦愁慙乏精神。恒爲往來之所狎。廣異紀正德間。木工丘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帶中。至海傍渡舟山。遯。屬將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

忽一虎來，耽耽咆哮，欲噬而不噬，若憫其將死者。高始
怖甚，既見其不噬，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
來，不可食。虎雖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乳，
日益強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凡高有言，虎必帖耳聽。
受高皮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深而煖，命虎負
渡。河居之，拾陶子棄窑，燃火於燧石。虎暮必以獸歸，始
爲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
燕絀矣，後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持竿逐之。去遠
始已。虎欲悅高，遺獸以饒。高謝於山中，不乏蓄積，餼糲
生二子。性俱猛戇，年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於浙省，
都胡公，捧檄招來，破倭立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城
東園，奇所畜卷五

塚曰虎塚云彙書

嘉靖間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園攫取婦坐之婦驚怖神散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生一虎棄之內產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三產人也而面目猶虎及長無他但多力耳耳談

黃州陳京之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於萬庾鋪時止持一傘虎當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臥無以爲計因以所着油靴擊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採樵遇虎時天暑止戴一笠帽簪因取擲虎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啣帽簪去過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爲帽簪刺其脣不能合也耳談

池州江上。有人釣得巨鼉。閉之猪圈中。以待明發宰殺。而其地有虎。往已吮吮其乳。是夜來。以爲猪也。伸足爪入搏之。鼉齧其足。虎吼。鼉縮首益堅。至明。人羣來殺虎。因念爲民除害。實鼉之功。遂縱鼉浮江上。耳談

休寧西五里。過魯公堤。有楊山寺。丁令應泰時。老農夫婦刈草堤上。日方午。虎攫農於地。村民鳴鑼爭逐虎。虎躍入寺中。悞以泥塑判官爲人。齧其足。像倒壓虎死。後重新泥像。并於足下塑虎云。嶺南雜記

吏部司務夏公官明。往計偕在京。與數舉子遊於西山。探奇迤邐。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隱隱見林際燈光。趨之數里。始得車門大厦。應門者曰。相公何來。衆告以

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頃。數人舁一肥大美婦人出。曰。佳客枉臨山中。卒不能授殮。奈何。衆曰。樂而忘返。但得托宿於華居。足矣。於是宿客堂上。又強令從人宿內室。夜半。數人復舁前婦人出。作喚呼曰。諸公可出矣。衆呼從人。婦人曰。去遲。禍及公等。安得呼奴。衆錯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頭回望。天已曙。盡失故宿處。再往覓從人。惟有殘骸。或首或足。挂樹梢。鮮血淋漓。皆股栗臍落。痛哭而返。竟亦莫知其故。肥大婦人。其虎鬼耶。耳談嘉靖戊申。海鹽有虎從海上來。匿劉侍御墓草間。數日。城中人聞而往觀者無慮數百。虎亦堅臥不妄傷人。衆方以爲可狎也。拾瓦礫擲之。有陸堯者。擊中虎目。虎怒。

奮而起。獨爪蹇於人中。傷其胸腕。流血數斗死。餘人
拔靡竄。自相踐傷者不勝計。虎遂東走海上。揭竿相逐
者數百人。虎亦失勢。窘迫赴海。浪湧不得前。返而登岸。
倉惶以頭觸石。陷石罅中。不得出。有褚姓者。乘勢鞭之
數百。虎亦狼狽垂尾不動。褚意其已死。利其皮。欲全而
取之。舉杖轉石。石罅開。虎固無恙也。忽躍出。大吼噬諸
鄰地。兩脇間如斬。立死。衆踉蹌奔命。虎亦不顧。北走出
境而去。莫知所之。衆以爲神虎。海鹽圖經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徽府治內有虎自東城墻
缺入。行至府城邊。聞更大鳴。躍跳入通判衙園內。次
早夫人同小僕取菜。遇見。喊叫。衛役殺死。當時被傷七

人幸未死。太守同知通判皆告疾乞休。以虎入城非吉兆也。祁門縣是月亦一虎入城。人不敢近。數日後方殺死。先會和日記

天啓丙寅。潞城路從廣任臨清州判。嘗於關帝廟壁間書虎。崇禎間。道士諷經至夜三鼓時。見虎雙眸炯然。從壁而下。抖擻跳躍。若將及人。道士錯愕。不知所措。急取斧格之。虎上壁。忽不見。陝西通志

咸縣多虎患。白晝攫人。日向酉。居民不敢出戶外。半武有某氏者。夕大醉。輒啓戶如東廁。婦強爭不可得。執持以尾其後。時星月朦朧。蕭蕭索索。見一虎張口厲齒。離數十尋。蹣蹣以俟其定也。而撲之。庶無不肖常也。婦遂

遽不慮其他。挺鎗直入。貫腮及胸。鋒刃從左脇而出。虎負痛狂奔。及其夫之側也。而死之。而婦猶以爲虎未遽死也。狂奔及其夫之側。奮空拳捶數十下。視其夫已奄奄震驚以死。遽負之亟歸。掩戶隣里震驚。咸乘燭持湯。聚呼救。漸乃氣蘇。不暇顧其婦也。而婦以力盡竟沒。持湯。湯。聚呼救之。卒不可得。古處集

偶宿民家。犬爲虎啣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問何以無有。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來。復曰。林木森森。虎所隱庇。何以不來。曰。大木上多栗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於虎身。着處必生蟲。久則遍身爛瘡。以至於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鬻虎。皆平

原曠野。菲華蕪薄中。止有棘枝。許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爲毛間蟲爲蠹損。又可証也。釋史

虎威在頸項二肘間。如一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爲帶底。故名。前脛骨三稜。後脛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纏。雖劣者可御。全上

虎畏尖。不越籬。虎畏日。與泉同。畏火。愛毛也。不棲高林。畏枝上雀。焚爛其毛也。離山必一吼。西。魯有飛虎。長尾。

奮翅虎來其氣不可當。蟲鳥皆伏地。虎盜犬彘去。急吞
空確數十。有以磚塞竈門者。有以木製篩掩確口。虎
即齒酸。得犬彘不能食。今野人有怒虎。奔虎氣者。虎置
啣物而去。蓋虎饑則難犯。飽則易制。行人張蓋而虎不
犯者。蓋虎疑也。又有設襁膠布制虎法。中惡曰。屈木而
藏械。發之曰襁膠布。虎踏則噪而困。喧曰。虎聞人呵
喝聲。則伏匿不動。守虎待張。及溪山樵採行旅過者。恒
用此法。其食物也。依月食首尾中。餘以柴掩之。物理小
議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生角。得史

凡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咆哮震山谷。須臾

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
去。又虎雖咫尺。淺草。能伏身。及其吼然作聲。則鬼然大
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而不動。故不能
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俟其懼也。凡死於虎
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威能使自解。是鬼之爲
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
陰。或遇之者。常作勢與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
虎不行曲路。故也。虎面值人不取。須自遠作勢。撲過人
首而嚙其衣領以去。人但持苦竹鎗直立當之。虎畏鎗
疑腹不敢躍也。人山勿鳴鑼鼓。虎反跡聲而至。無益也。
惟以火器及織。人以織張向之。不敢犯。虎所至畏鬼爲

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布地。此鬼嗜酸而
不役虎。虎乃可擒。虎將至則鵲噪。或有腥風襲人。義興
山民能辨之。虎交時其牝絕痛。故不再交。虎不入深林。
不便跳躍也。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未食
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齒。無不搏噬者。占城國虎黑
色而小。能化爲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土人有能識此
類者。見則擒。蠻能化形爲虎。凡虎視則以一目放光。一
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籍之處。須至日黑掘之。尺餘
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
珀之珍。用此至療小兒驚痢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蟲
牙。無復疼痛。凡月暈。虎必交。升菴外集

滅烟寄

雷

聖人且必變矣。霹靂一聲，人皆悚然。何怪乎然不知雷鼓有靈，胡不擊李林甫、章惇于生前而必俟之爲妓爲畜時也。

萬曆戊午六月初十夜，雷雨大作。平湖圖澤居民馬若虛家有布裙在庭中，見紅印數十，字畫俱天文，不可識。舉家惶懼，請道士以符水經懺禱之。投裙於火，火燄騰光中，見佛壽二字。佛壽，渠家僮名也。又見雷神露一手，手執鼓，光怪變異，究莫測其故。平湖縣志

宋元鑑野航史話曰：南唐陸昭符，刺常州。雷雨暴至，電

光如金蛇。繞案昭符叱之。雷雨遽收。惟得鐵索。老父曰。余遊陵雲寺。雷電中忽飛一石。長七尺。乃信火氣騰迅。常遇物與挾而來。或曰。怪乎。曰。宋五石廩。六鷁飛。而內史叔興以爲非吉凶所在。管輅爲王基筮曰。君家有三怪。而非所憂。基家卒無患。君子信其常而已。物理小議

姑蘇一富人韓某。晝月坐堂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柱奮擊。遲回。其人驚死復活。乃堂前砌石上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博學彙書

世傳雹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澤與其婿劉弘濟行隴間。聞鱗甲珊珊聲。有雙蟲出自樹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鼉。四足如虬。並行至樹顛。昂首張

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土而
去有頃虹始漸散蓋虹蜺蠕蠕字皆從蟲而狀又復冬
蟄有吐之者似乎無疑霹靂之中亦有物焉其形如狹
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於
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者恒啖之本草則謂之震
肉且曰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
之

客中閒集

虞江有渡船人已滿矣忽雷電繞船轟擊電光中隱隱
見一金字船上大呼曰何人姓金速請登岸免累我輩
姓金者自度不免泣涕上坡步步驚惶雷電稍息船乃
開行比到江心遭風而覆人盡溺死惟金姓者獨全

誤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蒙頭。雷爲所厭。欽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於香火座上。雷仍自翫其翅羽。其家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此婦自爲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全上

蘇之婁門內有曹叅將。白晝雷擊其門。遣一楠木。上有硃籀。無識者。時張天師寓元妙觀。携往辨之。云。前造孽。今種德。劈門墻。須警醒。曹弁昔爲無賴。踰徒。拒捕傷人。甚衆。後投誠革面。有地名顯山。里人皆私通海線。提督張天祿欲屠之。曹弁奉牌行。力請戮其首。餘悉縱免。此

亦德之所種。西華外集

丹徒縣一田婦新產雷神也。廟外爲所厭。不能升。百里內外。觀者潮湧。見雷神長丈許。雞形人手。觀其執斧鑿處。則火光迷離。三日後。一震而升。穆鄒集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篷。盡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死。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將銀買債。爲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汝識其人否。曰。買猪人雖認得。不識其住處。而裝猪之船。現在耶家橋。於是押同船戶。踪跡其人。果獲之。縣官府實枷示。蘇轍集

滅燭寄

墳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宜其於萬斯年。安枕廣柳也。金椀銀雁。亦何益於化者。而必爲盜招乎。然卜吉以安宿窆。屢自明徵矣。而世乃有不信者。抑又何也。

周未有發塚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堯上記

王于喬墓。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睹無所見。惟有一劍在穴中。欲進取之。劍飛上天。全上

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面飛至溫泉。實鼎
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者。張善素
稱博識。考其年月。卽是秦始皇基金鳧也。昔始皇爲塚。
歛天下奇材異木爲宮。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爲江海川
竇。及列山嶽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楫。金銀爲鳧雁。以
琉璃雜寶爲龜魚。設機舂自運動。盤旋其中。鳧雁龜魚
時出沒隱見。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鼻。以代
膏燭。光如皎日。項羽入關。掘開塚。見先時所埋工匠在
塚內者。皆久而不死。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辭。
讀文好事者驗諸史傳。皆非葬時所有。則知生埋匠者
之所作也。後人以其辭多愁苦詛怨之言。因名碑曰怨。

碑。陝西通志

廣川王去疾好聚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塚藏一皆發掘。中尉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塚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魏襄王塚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槨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玉坐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王塚以鐵灌其上。穿鑿二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扇。鎗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倚。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屏有關鎗。叩開見棺槨。黑光照人。

刀砍不入。燒餘截之。乃漆雜兇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鐫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潔初。而銅鐫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肫肫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鐫之像。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魏王子且渠塚甚淺狹。無棺槨。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二十許。俱束首裸臥。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鬚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袁盎塚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晉靈公塚

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獬豸。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盛香滴。幽王塚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室。撥除丈餘。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蹤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樂書塚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腳。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腳。乃以杖叩王左腳。王覺。腳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齊國齊所寄卷五

卷五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忤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避藤解。卷上見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塚。得誌云。我死一千
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全上

梁昭明墓。爲人所開。取其琉璃碗。紫玉杯。携入大航。有
燕雀數萬擊之。全上

齊建元中。盜發趙王塚。獲玉鏡。玉屐。又得古書。青絲簡
編。全上

政和間。訪求三代寶器。陝西轉運使李朝儒。提點茶場
程唐。使人於鳳翔。發商比干墓。得大銅盤。鏡二尺。及白

玉四十三片。長三寸。厚一半指。上圓而銳。下方而濶。玉色明瑩。程李留玉於秦州。軍資庫。而以其盤獻。徽宗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罷朝。孺而反其鑿。真州六合縣境有山曰方山。四面平直。左右多古坵。紹興十二年。村民耕田。穿一墓。得玉百餘枚。皆長二寸。濶一指。上有小竅。大抵與比干墓物同。爲運使一屬官所得。携過天長。以示縣尉魏生。魏求其一。屬官不可。識者謂此古王公歟。屍玉押也。襄堅志

張永開玄武湖古塚上得一銅斗有柄。太祖訪之朝士。何承天曰。此是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此物。一在塚內。一在塚外。拾遺錄

陳蕃家。昔值軍亂。聞墓有實。三軍爭掘。忽有大蛇圍繞墳側。雷雨晦冥。竟不得發。地土記

安塞馬慙才爲諸生時。隣村友人招之飲。旣夜。醉而獨歸。見傍谿燈火就之。有女子高髻雲鬟。形容秀麗。迎馬生至其家。列酒肴對飲大暢。臨行贈詩一律。末句云。得意須逢張子撰。沒時竹葉遮槐陰。馬生固知近村無是居也。疑之。斷所佩帶置之道上。明日至其地。見古墓葉繁。前所遺帶在荆棘叢中。後馬生舉進士。歷官副憲。登岳陽樓。讀壁間詩。有張子撰名。喟然曰。吾止此矣。旣而果免官。其所謂竹葉槐陰。後亦歷歷皆驗。陝西通志

古之殉者。生不盡年。故發塚時。間有存者。漢官人逮侍

魏郭后。范明友

魏光

奴遊走民間。皆自塚中出。縷指漢

官及光家事。具了了足信。于寶感父妾而記樓神。良不

虛耳。

說備

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本曰。此阮咸所器也。命易以木絃。其聲響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楚上記

有盜發蜀先主墓。見兩人張燈對棋。驚懼。一人顧曰。爾飲水乎。各飲一杯。兼與玉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

金上

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溫韜發其陵。見明皇頭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豈殷三子納兒婦。遂假手輔國

耶。鴻書

宋吳越檢校禮部尚書錢文炳。元璚侄也。顯德中入京。爲供奉。開寶五年。其妻丘氏卒。炳幼精青烏之兆。得一穴於報恩院側古松林中。有僧常泰云。此地據山之巔。當是古賢之墓。尚書不可重墊。炳不從。督役開之。果古墓也。石板數重。柩已成灰。惟骸骨在石上。長逾丈。脛骨三尺。明若金色。東畔一銅錯。皆青花。西畔一古劍。已碎。餘大玉環在。靶亦玉。刻爲合抱芙蓉。玉色瑩然。炳心欲之。不令彼入。自醉而下。忽一黑蜂大如球子。從劍下飛出。於炳右肩螫之。炳便悶倒。頭大如斗。輿還而卒。常泰拊之。全上。

昔波斯人來聞相古墓氣。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墓隣不肯。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隣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開觀之。有佳山青碧如畫。旁有一女。靚妝凭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青氣。故能融結如此。

溪文集

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盡徙諸院刹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存之。勿徙。咸淳間。買似道題石曰。和靖先生墓。命金華王庭書之。元僧楊璉真加發其墓。惟端硯一方。玉簪一枝。西湖便覽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子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

旁指一塘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
寺僧爲拵覆。僧曰。屢拵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
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爲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帶
貂蟬。今則凋敝。亦不復見矣。畫堂錄

行春橋。宋時爲左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
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
五年六月。軍廨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鳳門
馬氏。葬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始知行春橋
乃橫衝橋也。西湖便覽

明太祖建壽陵。將遷寶誌塚。視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
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

面其骨骸求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面上。覆以無梁
輓殿。工費鉅萬。仍賜庄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
周焉。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蹟。俄霹靂震其碑。再耐
再擊。上曰。誌不欲謂吾蹟耳。乃寢不樹。野記

十將墓。金匠門城東數里。有人耕墓旁。忽青蛇上其足。
其人遽以刀誅之。上半躍入草中。不可尋。徐視其餘。乃
劍也。入墓欲持歸。則不見矣。方子通詩載其事。中吳紀

莆中有甲科嚴姓者。生平歷仕。吸民膏脂。勢焰彌天。曾
任江右廉憲。聞顧陵崗名師。厚幣聘之。爲母覓地。顧入
閩關。卽夢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莆。與扞葬畢。將復度
關。復夢二鬼持去原冢。顧公方悟。向所扞者爲凶壤。返

而勸嚴改之。嚴以謂禮薄故誑也。重謝辭之。昨非菴集
江右有大姓鄧某。好延接青鳥術。有一客卜得大地甚
吉。乃在豪家池中。必不可得。因畫策收布數百疋。往鬻
他郡。故若跌者。盡墜池中。走詣豪家乞地晒布。復謂不
可往。屬暫貯之。久不往。而豪家漸貧。布皆耗盡。度其盡
始往。則無可償。因下說詞以池歸已。爲灌圃資。券成。輒
斟水掘數尺。見石匣。匣中有二鴨。一飛去。一爲掘者折
足。卽埋匣中。實土成墳。豪家不得爭。鄧氏頓貴顯。第代
有跛者一人。至今稱石匣地云。耳談

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索懸一棺。去地四
三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不能開眼。民

懼。急趨出。沙已沒鐵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而然也。高陽孫識

嚴分宜在位時。集天下堪輿家。遍邑訪求吉壤。一人獨指一地曰。葬此子孫當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啓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乃嚴氏遠祖也。崖右編

尤仁卿。業堪輿。言嘗遊昌平。爲官家某卜牛眠。絕世其家。以葬母開墳。已有紫漆棺而丹漆書其前方。漆凸起木上炯炯。蓋亦婦墓。而其夫所爲文。仁卿尚能記憶。謂予稍爲改易之云。某里人盧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孝始聘其姊。姊爲權力者奪去。父母以英續盟。英貌莊性慧。事舅頗極禮敬。女紅經史音樂。皆能精曉。日不廢

書夜必刺繒。夫婦偕隨。未嘗離捨。偶得脾瀉。而前勢力者復欲謀奪英。鷹犬之客。平地風波。英憤志火鬱暴死。歸孝三年。年二十一歲。驚魂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生何以知死。盡力營葬。恨無再遇之期。血淚如麻。不能止息。散衣十九件。皆英手刺花鳥。人謂書工不如。金其平生玩好。悉以歸葬。至正二年某月日。夫盧孝撰。宦家知地吉。因以母棺累其上。而仁卿名益彰耳。

孝葬其亡妻。而未必累世顯赫。徵諸了係也。而宦家以爲吉。可笑矣。假令卽吉。亦不當加棺其上。余休寧有汪姓男墳。葬有年矣。其子姪客外。有富人陳某貪其穴。加母棺於上。汪屢訟。陳行賄。不肯舉也。邑令梁

批狀云汪男陳女。豈可同穴。斷令遷去。爲趙亦爲楚也。陳慚甚。卽行起舉。

吾郡朱夫子官閩時。判斷稱神。後離任。私過其治所。問父老朱某爲政有冤民否。曰。有一焉。朱公執理。每有貧而左富。有貧民爲富人造葬地。埋機欲奪之。其舊土方寸不加勑。但覆新土於上。又訪其地名四至。造僞契訟於朱公。爭之。公按其地。以爲果貧民業也。斷與之。富人受冤。而貧者詐地得葬焉。公爽然命引至其所爭處。詳視之。果吉壤也。乃仰天大言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其家遂終不顯達。吾郡父老嘗以爲言。

宣城沈少參卜葬地。啓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參夜夢一官。戴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况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爲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及第。非非菴集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吾當含笑入地矣。全上

豫章舒狀元諱芬者。童年穎悟。其父與形家謀風水。形家得一地。語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世之後。乃應。其父曰。吾欲快目前。四世後吾骨朽矣。無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骨葬於此。

卽應在兜身矣。父從之。芥果發大魁。序不編

聞中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霅章鄉。日暮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夫婦哭聲。問故。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吾爲汝謀。勿戚也。旦視其處。乃一荒塚。大驚。日午。果見衣縕袍者。持畚鍤至。詰之。曰。貧甚。將遷祖墓。鬻地以度活耳。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前夫婦拜曰。厚恩莫報。今獲二鳳雛相謝。後果生二子。先後登第。臣鑒錄

莆田林觀。字用賓。常遇異人。指一佳地。曰。葬之。公卿盛於麻栗。慮君之福德未足以當此。奈何。公曰。吾德則薄。吾福則淺。但得此地。而與宗族共之。豈無一二足當之。

者。異人嘆曰。卽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孫瀚。曾孫廷楫。廷機。元孫燦。皆官至尚書。公累贈光祿大夫。書德後編

宗諫議弘暹。字晉甫。嘉興縣人。未第時。有爲形家言者。語宗曰。公所以不卽與計吏偕者。誠以公家墓相不吉爾。宗然之。遂與覓地之可以葬其親者。至其宅東。有水勢環抱。宗忽於田中拾一古銅印視之。文曰。諫議之章。宗大喜。秘之。語形家者曰。若此地可葬乎。形家者曰。此當倖富貴。雖華要。尚不得金紫。而宗氏亦於此斬矣。宗不然之。竟於得卽處葬其親焉。未幾。戊午壬戌聯捷。授

豐城令。以循良第一徵入。宗以爲瑣關常肱間物。而濟
有爲地者。忽有中之者。卒得小司馬。自謂印章虛耶。何
以登第實耶。今已失諫議矣。又未幾。新鄭公當國。以宗
魁岸有識。改兵科給事中。歷禮科都給事。旋卒於家。竟
無嗣耳。談

新邵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塚。塚磚長五十許。皆有字云。
歟。東蕭司馬碧葬。而不知碧葬之義。以問汪伯玉司馬。
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屍者。得血以葬曰碧葬。豈碧化
黃弘之血義耶。全上

李公本寧。父力農。嘗供田于役使。一日代其開葬地。於
山。忽倦寐。神來斥之曰。此新車娘子葬所也。何人大膽。

遂開此穴。覺而視之。穴中水溢矣。田主嫌其地有水。棄之。後半載。本寧生。生戶生子。例携酒蛋奉田主。求其取名。是年寧父造一新水車。田主曰。卽取名新車兒。未數月。產婦病竟死。偶憶前夢。問田主求所開地。田主曰。爾尚有子。何可葬水中。曰。我貧家。得省開穴力。足矣。田主遂立券與之。比葬。水已乾。本寧登甲科。官顯。父尚逮養。甯虹筆記。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戴紗帽者來尋地。不見戴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珊瑚網。南充某村。掘地得古隧。題云。姚氏之門。爲棺幾萬幾千。

幾百。皆瓦棺。長僅尺。棺內皆男女枯骸。實符其數。不知何物。仍瘞覆之。李本寧太史觀察關中時。實見其事。而朱秉器中丞已紀載之。則有川中者也。耳談

湖州西門外十里。烏程嚴尚書祖墓也。最高處有娘娘廟。廟前野人父子鋤地。至蔭石下。硜然有聲。若中空者。因結所親窮其境。中空若方室。有棺懸焉。棺前几筵。盤餅盆盞之類。皆是金銀恣取以出。數人暴富。語漸洩。因集衆至十六人。再入。棺高四尺。長丈餘。滿半之。鋸截其一角。奇香噴鼻。仍加大斧。內忽作聲曰。無傷我。我修已成。將出人世間矣。若所有。任爾取也。衆從隙闚窺之。見好女子。披霞錦。冠九旒。儼如王后。端坐金椅。益異之。棺

開。女以纖手揮衆。指甲長尺許。或以斧傷其肩。無血而肉香。遂仆。棺中珍玩金玉充牣。衆盡飽所欲出。時萬曆戊子。守沈公孟化。令袁公光宇微聞之。往跡其地。猶見屍。以迎風臭矣。卽令掩覆。逝衆至。皆出實如前語。而逝時。懼以所取爲贖。爭棄水中。有工字硯。今屬袁令。碼碯簪。長五六寸。爲女綰髮者。今屬某孝廉。轉售今御史大夫沈公。棺內懸銀牌。牌稱此沈休文約女。聘梁昭明太子。未婚殞命。以王妃禮葬。而休文無子。獨此女才貌絕世。甚憐之。故厚葬。傾休文之產。文卽昭明甥。始殷氏猶爭。謂其先墓。見牌。遂慚阻。掘者諸人。亦皆以罪死。病亡無存者。耳。

李東陽父名淳。金吾衛軍。微時爲渡子。日嘗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又復歸。膳翁姑耳。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却其直。早晚任其渡。他日一叟見告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爲擇吉地瘞之。後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臥處。卽佳壤也。汝可潛昇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見白狐熟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卽其穴葬之。明日叟來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俟狐自起。乃爲妙爾。今驚去。當中哀。汝子當不失三公。後西涯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年未三十。公竟無嗣。

柴墟儲文懿公爲吏部侍郎。終於南都。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塗整檟於墓舍。一年矣。啓而塋。棺上變生黧墨如鐵。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旁出二條。莖葉咸備。左則梅株天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爲。後有文隱隱未就。殆有鬼神爲之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而究之。潑入木理。湧幢小品

周樸園侍郎葬母。棺上亦生異紋。陳檢討其年爲作瑞木賦。

曹某者。黠。斲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塚。題石曰。

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新。頃卽滅。曹憺許。隨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聞諸人。有覺之者。曹懼。碎其石。全上

舒梓溪微時。館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子爲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尚不給。賣其妻。舒方歲暮解館。卽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舒旣貧甚。內子不舉火者二日。須館金甚切。舒歸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舒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需妻故。卽問鬻值幾何。何不卽捐館金與之。使其夫婦如初。舒掛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了不知朝夕乏生計也。內子持篋出屋傍澗中。

言曰。昔所書者。五
流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生酌。時已夜。
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夾盃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脚
兒。躑鬼。卽於門外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鎖。簾捲
玉鈎鈎。夫婦錯愕。明日雪甚。出貸親知。僅足支數日。有
形家者。憐其匱乏。問舒有先人未塋否。曰。正急此。乃指
其近郊某所曰。此中有大地。尚無主。余周視數載矣。爲
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鈎。莫若乘急。爲君
家卜之。乃爲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舒暗喜。與鬼
語合。而謝以匱不能舉棺。及封窆。術竟爲畫策。且出囊
金資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鄰無知者。不數年。舒延其第
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全上

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秉恕墓。俱在那臺縣治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盜者李準。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全上

四川南充縣署。有黨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甯後。縣中頗見緋衣貴人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張暴卒。未幾母張又爲姪所殺。疑是其子。笞而斃之。遂被劾去。全上

興化縣南法華廢寺西。有鐵棺焉。長九尺二寸。前廣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常遣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觸。作鏗然聲。以鐵椎擊百不損。鼓鑼鎔之。不液乃止。全上

鄧有得盜詹棟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二。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爲盜物無疑。當不待教而誅者。亟言於當道。寔之法。其禍少息。包有剛介聲。歷宦稱閭羅包老云。全上

休寧汪季閻。偶觸傷足大指拇。痛苦十餘年。百藥不效。後移其父柩營墓。棺久厝淺土。底已壞爛。見一足指在棺外。乃易新棺。納指於內。以綿裹束。葬甫半月而季閻之足指不治自愈。諷菴偶筆

康熙辛酉。都城西安門內。有內監治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甕一。瓦罍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題

曰。大唐故濮陽王氏墓誌銘。文曰。貞元十五年。歲次乙卯。七月癸卯朔。夫人寢疾。卒於幽州薊縣薊北方。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氣小錄思陵在昌平州鹿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先是崇禎壬午。田貴妃薨。卜地於此。營建未畢。都城失守。賊昇帝后梓宮至州署。吏目趙一桂。同士民率錢葬之。田妃墓內其門外之右。爲司禮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附塋焉。顧炎武昌平山水記

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趙一桂。爲開墻捐塋崇禎先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寢陵事。恭照明陵坐當昌平州天壽山。卑職於崇禎十七年。正月署州捕。遭際都城陷。故

主統州。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僞官李紙票爲開墳事。仰昌平州官吏。卽動官銀僱夫。速開出妃墳。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彼時州庫如洗。監墓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因墓主限迫。亦再三躊躇。卑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紳劉汝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啟開。其墳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濶一丈。深三丈五尺。修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墳宮石門。用拐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入內。香殿三間。陳設祭器。中有石香案。兩邊列五色綉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紅箱內。中懸萬年燈二盞。殿之東間。石寢床一座。鋪設

裁絨氈。上疊被褥龍枕等物。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長大殿九間。石床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濶一丈。田妃棺槨卽居其上。初四日申時後。故主靈到。卽停於祭棚內。陳設猪羊金銀紙紮祭品。同衆舉哀。祭奠下墓。畢。職親領夫役。入墳宮內。將田妃移于石床之右。次將周后安於石床之左。後請崇禎先帝之棺居於正中。田妃墓於無事之時。棺槨俱脩。臨葬官見故主有棺無槨。遂將田妃之槨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設香案祭器。畢。畢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尚未立塚。初六日。率指墓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逾時方止。復傳附近西山口。撥夫百名。各脩掀掘筐擔。昇土

築完。卑職同生員孫繁祉亦捐金五兩。買磚修築。周圍
牆高五尺有餘。幸大海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
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羣牆一週。使大明故主。不致沉
淪如荒郊。君后升遐。猶享血食於後世。雖三代開國。不
逾是也。地官例書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之前。
時倉卒不及礮石。以磚代之。朱書大明崇禎皇帝之陵。
鈴之以鐵。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饗奠祭器俱備。香
案。器全設。神牌牌三。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上。題
思陵周后田妃謚。石牌題莊烈愍皇帝之陵。甲申四月。
雲副將張城率兵至昌平城下。射血書於城中。於是
生員孫繁祉同鄉官王廷授舉人。楊春茂等。倡義殺賊。

不賊。乘李道春周祥同赴長陵祭墓。磔之。又以偽官刻
物。澤等四人獻俘於崇禎皇帝之陵。亦磔之。具文哭奠。
焉。譚吉璉肅錄。